

宋朝真宗皇帝登殿,可以说是真正像样,文有忠良,武有能将。

四海渔翁献活宝,高山猎户献麒麟。

众位啊,皇皇有道讲不尽,山清水秀出贤人。

众位,这贤人既不出在边邦外国,而且也不出在荒山野地。要说出得边邦外国,人生了三头六臂,兴兵造反,和我中原人做对,就算不上贤人。要说出得荒山野地啊,独霸一方,自立为王,拦挡短路,扰乱江山,称孤道寡,就更算不上贤人。

该应我主江山稳,大邦中原出贤人。

众位,要讲贤人出世,出得其则不远,就出在京都皇城南清宫,有八贤王千岁,乃是这部忠孝宝卷的贤人。这个人虽然不曾做到万岁,来皇城里间,来我们中原,就是外国对他评价都好,可以说是德高望重。只要提到这八贤王千岁,没得哪个不敬重他,很可惜夫人已经亡故,千岁娘娘已经不在。那一天真宗皇帝端坐八宝金殿,内务总管老太监陈琳,来到万岁面前启奏:“万岁,只因为去年你大行方便,有慈悲之心,释放啦宫女一千五百名,现在宫中宫女不够使唤。”“陈爱卿,格依你怎呢?”“万岁,要赶紧颁下圣旨,到全国各地再挑选美女起码一千名左右,宫中才够使唤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,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这遭圣旨下到各州各府县。单讲到山西太原狄家有一位小姐,姓狄名叫千金。这个狄千金底高腔调?有闭月羞花之貌,沉鱼落雁之容,美貌无比,是盖世无双。琴棋诗画、描龙绣凤、掺花纳朵桩桩总会,而且桩桩总内,被选到皇宫,列为第一名。第二名是哪个?第二名寇承御。万岁拿到花名册一看,这个狄千金究竟底高腔调?拿她召到金殿,万岁对她一看,是龙颜大悦嘎。

面如荷花初开放,八字眉毛在两旁。
一双水晶凤凰眼,满口银牙白如霜。
十指尖尖如春笋,小足金莲三寸长。
又不高,又不矮,真正好看,
又不胖,又不瘦,美貌千金。
胜过那,三国里,貂蝉女子,
更比那,杨贵妃,胜过三分。

狄千金小姐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像水晶,小脚三寸长能像照水红菱。如果走堂行一行,有些萝卜花眼睛看不清,只当南海里来了活观音。摇手摇脚,当真像照观音菩萨。真宗皇帝就想,皇嫂已经归天,既然这个狄千金干格美貌,不如就许配把我的皇兄。再就拿第二名寇承御,改成第一名,在宫中服侍哪个?就服侍刘皇后。真宗皇帝格宫妃多了,正宫李氏、西宫刘氏。李氏是忠厚,老诚格,该一是一,该二是二,全凭仁义礼智信处理事情。西宫刘氏,长了比李氏体面,万岁对她也宠爱。所以有些辰光,乡下人格土话叫不识惯,就乱了朝纲的规矩,万岁也不曾怪她,因为她长了体面。万岁格天端坐八宝金殿,龙颜大悦,因为现在皇嫂也有了格,宫中宫女也齐集得格。正在高兴格辰光,有皇门官赶紧报,报与万岁知道:“北番鞑靼国二十万大兵,侵犯我大邦中原,已经到了保定府。保定府过来就到大名府,大名府离我汴梁城就不远了格,一旦城头打破,是玉石俱焚,就个个难有残生性命。”

万岁拿告急文书上上下下看完成,龙须躁了乱纷纷。

“众位爱卿,鞑靼乃小小国家,竟敢兴兵二十万,侵犯我大邦中原。现在保定府有王超王爱卿镇守,有火烧眉毛之急,保定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哪一位爱卿替我孤家担忧,速速提兵调将,前往保定?

只要拿番贼来退掉,官上加职重封赠。”

朝纲当中有多少忠臣心上就想：假使打到大名府，我汴梁城怎得过身？个个想不出底高好办法，急得没法，嘴就直咂。

文武百官个个跪了金殿上，就像个泥塑木雕人。

文武百官默默无言，有双天官寇准，还有包公包文正，过咱不是龙图阁大学士，是大理寺正卿，一齐启奏：“万岁啊，现在辰光兵临城下，文武百官没有一个能够退敌，你只有御驾亲征，才能保住我大邦中原万里江山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思量八九分。

“罢了，罢了哇，既然文武百官没得哪提兵调将，我不如御驾亲征，兵将士气才能旺盛。寇爱卿、包爱卿，你们说得有理，孤家就依你们，看到黄道吉日，孤家亲带大兵二十万，前往保定府去。”正当黄道吉日要动身，太监来报，报与万岁知道：“启禀万岁，有正宫千岁娘娘李氏，生到一位皇子，我们来报，报与你万岁知道。”万岁一听，就不晓多高兴：“我堂要去打仗，我家养了皇太子喽。”总曾歇五分钟，西宫刘氏身边彩女也来报：“启禀万岁，才间西宫娘娘刘氏也生到一位皇子，我们来报，报与你万岁知道。”

万岁听到这一声，心总乐到足后跟。

心中要想进宫去望望两位皇子。寇准、包公就说：“万岁，你如望见两位小皇子，你就不肯去打仗嘛，要心挂两头；不如一心一意去打仗，等待班师回朝打转，再看两位皇子也不嫌晚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格究竟这两个人生格，可总是皇子啊，总是男嘎？不是得格，其中一人是谎报格。哪个？万岁最宠爱格西宫娘娘刘氏，实际上她养格是公主，她谎报是皇子。格干干也巧，万岁要出去打仗。如果不出去打仗，万岁一望，格就不得了了格，这个书么也就讲不下去。正因为万岁等了要出征，经一班忠臣劝说，所以就不曾进宫。格天子一冲之心要拿鞑靼国番贼退走，随手把点兵簿子拿出来，挑选了精兵二十万，万岁御驾亲征。

战鼓敲了咚咚咚，点起了二十万马和兵。

万岁出去打仗，这遭不来家了格。刘氏格天子就想：我谎报格皇子，假使等到万岁打仗家来，跑到我堂一望，我生格是公主，格我不得过身，我有哄皇之罪，欺君之罪，不如我想一个办法。

只要拿皇子丧残生，就少啦冤家对头人。

随手就拿总管郭槐叫得来。郭槐就管后宫宫娥彩女格。这个太监郭槐底高腔调？尖嘴猴腮，眼睛是三角眼。人家说一转一个花头，他一转有三个花头，抬头有千种计，低头有万种谋。掺百祸惹是生非，说大头子谎，做短寿命事情，总是他个人。他来宫中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哇，哪个不听他格话，是拳打脚踢。如果打杀个把宫娥彩女，像照脚底落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格，可以说没得事。刘氏西宫娘娘拿郭槐叫到内宫：“郭槐，不瞒你说，我生格是公主，不是皇子，恰巧万岁出去打仗，又不来家了格，正宫李氏生格倒是皇子，你可有底高办法，帮我去拿皇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啊。”郭槐狗贼一听，就来老钵头能大格劲：“千岁娘娘，这个么不是小事一桩啊？桩样不会，办这些事情我是老内，而且我办了干净利索嘎。

在我在我都在我，在我郭槐一个人。”

格天子中饭过后，西宫刘氏娘娘和郭槐还有四位彩女，就拿公主抱到昭阳宫，来到正宫李娘娘身边。李娘娘赶紧迎接：“啊呀，妹妹啊，今朝你怎到我宫中来格？”“姐姐，不瞒你说，万岁来外间打仗，我蹲家心焦杀得格，再加上我乳水不足，我望望你可有乳多，分点乳把公主吃吃格。”正宫娘娘李氏好了，心上一想，总是万岁格骨肉，推板点奶奶么，我堂有多，就拿公主接过来。格太子怎弄？太子就把郭槐抱住得嘎，自己就抱格公主，拿乳把公主

一吃么，刘氏娘娘花头三来了格：“姐姐，我蹲宫中心焦了，碧云宫虽有宫娥彩女使唤，像照相当闷郁，我不如拿你姐姐请到我宫中去，我们开怀痛饮，好有讲有说。”李娘娘一想，格倒也是的，我堂多时不曾到她宫中去游玩了：“妹妹，好倒好格，格我这小太子怎弄咧？”“啊呀，不要紧呱，堂有内监郭槐，办事情最细毛，又最周到，不如叫郭槐帮抱住得。”

李娘娘闻听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动身。

格天子去倒去了格，不晓得这个狗贼郭槐，丧尽了天良，吩咐宫娥彩女，拿酒菜备办停当。正宫李娘娘和西宫刘娘娘，对坐来杠饮酒，开怀痛饮。吃到底高辰光？将要日落西山的时候，李娘娘要回宫了，“啊呀，妹妹，我只晓得贪杯，到干咱总不曾问到太子。”“太子不要紧格，才间我们吃酒开心，不曾打扰你啊，太子熟睡困着得格，才间郭槐送家去格，我们定心吃酒。”“妹妹，外间时间不早，我酒也已经吃好，既然太子已被送到宫中，我还不大放心，我回宫了。”“姐姐，下回来相，万岁不来家，你时常到我堂走走，我到你杠去跑跑。”

李娘娘赶紧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转宫门。

李娘娘一走，刘娘娘就说：“郭槐，事情办了怎呢格？”“啊呀，保证天衣无缝，神不知鬼不觉。”不提两人欢喜，单讲李娘娘打转。来到宫门口就问：“宫娥彩女啊，太子果曾家来哇？”“才间郭槐送得来格，他叫我们不要去望太子，他说太子已经熟睡困着得格，千万不要去惊动他，所以我们到现在不曾去望。”“好格，今朝我酒多吃得格，你们也赶紧去休息。”宫娥彩女总走了格，因为小半天不曾望到太子，李娘娘也不大放心，跑到踏板上，拿帐子掀开来一望，绫罗绸缎盖了太子身上，拿绫罗绸缎掀过来一看，命总吓断，倒吸一口凉气，“啊呀！”

众位，这绫罗绸缎里间盖格究竟可是太子？

一个血沽郎情格死猫咪摆了床上，绫罗绸缎盖了上间，正宫娘娘拿起来一惊，对后间一倒。望望李娘娘是底高腔调？

一头栽倒地埃尘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因为宫娥彩女总去休息格，没得哪来杠，李娘娘吓死过去恨不得半个多钟头，人才慢慢清醒过来，心上一想：肇怎得了？报与万岁说我生了太子，假使万岁打仗家来，看不见太子，我怎得过身啊？

浑身长嘴也难辩驳，跳了黄河洗不清。

太子哇，我早起抱到你也好好很，现在不知你死和生。

心肝啊，假使你被刘氏来陷害哇，要绝啦大宋继承人。

李娘娘又想：干咱要说拿这个事情告诉大家，刘氏是万岁最宠爱的美人，我没得好处，相反有坏处，她势力干大，我千万千万不能伸张。

等到万岁回朝转，奏于万岁得知闻。

不提这个忠厚老诚正宫娘娘不敢作声，因为怕西宫娘娘格。单讲西宫娘娘刘氏，拿这个小孩要弄到哪里去？她说呱：“宫女，不能耽搁，趁干咱外面不曾大天亮，你拿小太子赶紧替我抱到御花园里去，扔到金水池里，拿他淹杀得拉倒。但是，你不能走漏半点风声，假使走漏了风声，我拿你碎尸万段。”

寇承御闻听这一声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因为她是来皇宫内院，就是来农村，来人家做安童梅香，也不敢不听主人格话啊；端她碗，就要受她管；抓她筷，就要受她喊。没得办法，就拿小太子抱出来了格，抱到御花园金水池，眼皮一耷，撑了杠就哭，不忍心拿这小小太子撂下去淹杀得嘎。宫女喊声：“可怜啊，

如果等小小太子丧残生，我也对不起万岁有道君。

太子哇，你究竟来前世里作得底高孽，小小年纪要丧残生。

可怜啊，人家总说黄连苦，你比黄连苦三分。”

哭嘎哭，哭得心上就像突粥。要说拿这小孩撂下去么又舍不得，要说不撂下去，家去对刘氏没处交差。横也难来竖也难，一人做个两难人，因为这小小太子，是天上真龙天子下凡，将来要传接大宋万里江山。

哪晓不该应太子丧残生，前间来了个善心人。

来了哪个？总管陈琳。他清早起到堂块来做底高格呢？格天子八贤王生日，他到御花园来呢，剪点好看格花家去庆贺八贤王千岁生日格，起早来格，干干手里背格篮子，肚里摆格花匣子来下，走金水池身边经过，看见寇宫女哭得死去活来。跑到前间就问：“啊呀，寇宫女，你手里格是底高东西啊？”寇承御不曾开口，眼泪先千双下。

上上下下说一遍，陈琳心中总知闻。

陈琳一听，如同万丈高楼失足，犹如大海崩舟：“啊呀，刘氏胆也太大了呱，谋害幼主，要家灭九族，化骨扬灰。寇宫女啊，万岁又不来家，现在李娘娘是有冤无处伸，我们保住太子要紧，等到万岁家来了，拿这个事情好奏于万岁得知。”“公公啊，格这太子怎得走咧，来堂宫中不得出去哇？”“不要紧啊，有办法格，我干干有个花匣子来堂，不如拿太子摆了花匣子里间，我好拿他带出去。”陈琳拿太子接过来，摆了花匣子里。格匣子底高腔调？像照干咱辰光用格首饰匣子，有盖头好抽格，拿小孩对下一摆么，陈琳就说呱：“太子千岁啊，你如果要命格，你千万不能哭嘎，你假使一哭，有了声音出来么——

如果把旁人来听见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”

众位，也不该应大宋要绝后啊。这个小孩摆了这个花匣子里啊，不但不哭，相反熟睡，困着得格，所以一下子就拿他带到宫外。陈琳不肯耽搁，赶紧赶上阳关路，南清宫到面前呈，赶紧就报，报与八贤王千岁和狄娘娘知道。夫妻两个一听，吓啦大半条命，狄娘娘就说呱：“王爷，现在刘氏目中无人，眼空四海，谋害幼主，格也得了了。”“你叫我也没得办法格，虽然说万岁出去打仗，拿国家大事交把我来处理，我也不能做干大个主，拿刘氏有个怎呢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我交你至今不曾有生育，反正我家事情，旁人又不晓得，不如就拿这太子千岁，作为我交你的亲生，传扬出去，他就是我交你的亲生骨肉，外间是神不知鬼不觉，又没得哪旁人晓得。”

狄娘娘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格太子肇挨救走了格，被陈琳带到八贤王千岁家去格，作为自己儿子来杠抚养。格刘氏可就肯拉倒哇？刘氏西宫娘娘一想：太子现在没得格，万岁家来，李氏难免要拿这个事情告诉万岁，我们不如来杀人灭口，等到夜里夜半深更，我们火烧朝阳宫。

拿朝阳宫来化灰尘，正宫李氏好丧残生。

她们夜里要去烧朝阳宫。旁人可有哪晓得嘎？寇承御是她贴身之人，实际上她老早来杠听壁脚听好了呱，“不得了了呱，啊呀嘎，娘娘啊，你格心要干黑做底高哇，好丑她是万岁格正宫娘娘啊，

人家总说焦炭黑哇，你心比焦炭黑三分。”

这个寇宫女心肠好了，心上一想，太子已被陈琳救走了格，今朝她们要火烧朝阳宫，我只有赶紧去盗取金牌一面，拿正宫千岁娘娘也要救走。但是日里跑不走，只有到夜里煞得暗光才能逃走。因为她是服侍刘娘娘格，要盗金牌也相当容易，只要有这个东西来手里，没得哪敢哼哪她、问她。寇承御盗了金牌一面，格天子煞得暗光，赶紧来到李娘娘身边，拿宫门紧闭起来，双膝朝李娘娘面前一跪：“千岁娘娘啊，

人家总说祸事有天能大，这件事只比天大小二分。”

“寇宫女，不嘎，你不蹲刘氏身边，你到我堂有底高事情啊？”“娘娘啊，我真人面前不说

假，假人面前不说真，

我干咱拿上下根由来告诉你啊，铁石心肠也软三分。”

寇宫女肇拿刘氏交郭槐设计，叫她拿太子撂了金水池里，干干有八贤王千岁家陈琳，剪花家去庆贺八贤王生日，太子千岁已经被陈琳救走，带到南清宫去了格一情二节告诉正宫李氏。又告诉她，她们夜里要来火烧朝阳宫。“娘娘哇，

宫中干咱你不好蹲，赶紧到外面去逃生。”

李氏娘娘闻听这一声，可要哭死又还魂。

“刘氏刘氏啊，究竟我哪三桩推板了你，亏待了你，你拿我家太子置于死地，还火烧朝阳宫啊。”随手赶紧拿寇承御宫女扶起来：“宫女啊，我久居深宫，外间漆黑抹塌，就象锅底菩萨，我干咱走，你叫我上哪里去啊？我面东背西，也不晓得哪里对格哪里哇？”“千岁娘娘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今朝日里已盗了金牌一面，你拿这个金牌带在身边，穿起宫中太监的衣服，旁的地方你不能去哇，你只有一个地方好去，十拿九稳保得住你性命格。”“我到哪里去最保险？”“娘娘啊，

你旁的地方不好蹲，南清宫里好安身。”

随手帮她做对手，拿太监衣裳裤子换了身上，拿太监帽子戴了头上，拿金牌摆在腰间带在身边。千岁娘娘跑出去几步又回过头来，倒过来双膝对寇宫女面前一跪，

双膝跪倒地埃尘，恩人连连口内称。

“寇承御，你救了太子千岁，又救了我的性命，从今向后，我们就不是主仆相称，受我一拜，你肇就是我的妹妹，我就是你的姐姐哇。”

寇承御闻听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“千岁娘娘哇，你不要蠟蝎子攻了盐蒲包里哇，淹不死，渍就渍杀我了呱。娘娘哇，千岁奴来一岁主，奴仆不敢欺主人。”千岁娘娘喊声：“妹妹啊，

你今朝救了太子残生命哇，又救我一条命残生啊。

我肇逃出去么，

假使向后没好处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假使我向后有了升腾日，我一重恩报你九重恩。”

“千岁娘娘，逃命要紧，你赶紧走哇。娘娘啊，

假使干咱被刘氏来晓得，你要去逃生是万不能。”

李娘娘眼泪吧嗒，又对寇承御磕了三个响头，肇走了格。她又不大出去跑路，也摸不到格南清宫来哪堂子，黑夜暗星就动身，哪问高低路不平，格作孽了，溜虎跳，爬爬烂跌，看看不稀奇，滚了浑身总是烂泥哇，不曾摸到南清宫，还算好逃到了宫外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逃到了一条命残生。

格李娘娘溜出来格，溜到哪里，一歇自然就有交代。我们单讲到格天子夜里，郭槐狗贼亲自前往朝阳宫，趁夜半深更无人知晓的辰光——

点起南方丙丁火，宫娥彩女丧残生。

宫娥彩女瞌睡蒙忪，总对亮堂子冲，哪晓对火坑里一攻，只好送终。

宫娥彩女丧残生，魂灵上了枉死城。

到第二天大天巴亮么，大家就说起来，叫起来格，说：“不得了了格，半夜三更，朝阳宫不晓怎得失火格？啊呀嘎，正宫千岁娘娘李氏总烧杀得格。”实际上刘氏交郭槐心上欢喜了，肇李娘娘挨烧杀得了，太子也淹杀得了。哪晓正来高兴格辰光，宫娥彩女赶紧报，报与刘氏知道：“启禀千岁娘娘，我们从金水池经过，发现寇承御宫女死在金水池内，看来是投水自尽了。”

刘氏交郭槐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思量八九分。

刘氏说：“郭槐，寇宫女自己淹杀得，肯定太子不曾死哇，如果她拿太子撂了金水池里淹杀得格句话，她应该到我堂来报，报于我知道。现在她自己淹杀得格，证明太子肯定不曾死，应该说把旁人救走了格。”“娘娘啊，格不留下一个大祸患？”“格原呢。”“这遭怎得了了。”“郭槐，反正李氏来火坑里烧杀得格，太子就当不曾淹杀得么，现在也不晓得上哪去了格，不如我们就能呢。我这个公主，养堂也没得用，等到万岁班师回朝家来，听见说李氏烧杀得，太子不知去向，肇望望我，说还有一个皇子了，一望是公主，他更加光火，不如干咱趁早，拿我养的公主也弄杀得拉倒。肇太子没得，公主也没得。”这个刘氏心黑格，自己养格女儿哇，狠狠心肠，就拿绫罗绸缎对她脸上一捂，双手到她颈项里一卡，一歇歇晨光这个公主，

手一舞来脚一蹬，小小年纪丧残生。

这个事情可有哪旁人晓得？也没有哪旁人晓得，只有郭槐交她两人晓得，肇拿小公主弄啦得格。格这李娘娘溜出来，究竟溜到哪堂子哇？李娘娘格天子夜里溜出来，一下子溜到陈桥镇，离京都皇城不远，几十里格地方。格么李娘娘底高腔调？一出宫之后，拿打扮格太监格衣服也总脱啦得格，心中想，我好好一个正宫娘娘，弄到如此地步，

究竟我来前世里作得底高孽，今世里苦到能功程。

心上又想：我是个女格，我上哪里去咧，一跑一钉，点总不兴，夜里住哪堂子，虽然身边有两个钱，不敢去住饭店。为底高不敢住饭店？恐怕刘氏要打发人出来寻，就逋人家檐头底落，或者在人家草头边逋到天亮，反正肚子混得饱格，因为她身边有两个钱。不曾歇多少时，钱倒用光啦得格，又是个女格，又不好意思出去沿街乞讨要饭，腹中饥饿，可以说是饥寒交迫。格天子跑到一个人家门口，格个人家底高腔调？东壁打西浪，有竹架总没得望。看看格人家蛮穷格，心中就想，好人家我不好意思去开口，到这穷人家来，穷人最讲义气，交他家商议商议，格弄碗汤粥把我点点饥度度命。来杠门口晃上几晃，转上几趟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哪晓曾歇一歇辰光——

眼目昏花了不得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说句土话，就是不晓得天东地西，人“哐桑”就对格人家门口一倒，倒饿昏过去了格。这个人家是底高人家？这个人家就该一个中年妇女，丈夫已经亡故啦得格，就她个人来家，听见门外间一响，赶紧出来望格。

这中年妇女拿门开开来一看，命总吓断，一个女格倒了她家门口，赶紧捶捶拍拍，李娘娘拿眼睛才睁开来了，“姐姐哇，

我多谢你今朝将我救，我黄土盖面不忘恩。”

随手拿她救到家里，“啊呀，你这位姐姐哇，你家住何方贵地？你尊姓大名？

你家父姓什来母姓什？你是排行第几人？”

李娘娘不曾开口，眼泪就千双下：“姐姐哇，

我也不是张三其别个，我是离乡落难人。

你这位姐姐，我家父母亡故，哥哥嫂嫂心黑，我过不到他们格日子，我这遭坐夜溜出来格。”大家就说格，她不好就说是某某人家老婆，是皇帝家正宫娘娘啊。这个话她万万也不好走漏半点风声，如果一说，命也保不住啊。她就能呢一说谎啊，这个中年妇女倒同情她格：“啊呀，你这位妹妹，我对你说，我家丈夫已经亡故啦得格，我家姓郭，我就个人来家，我腹中么又有怀孕，假使生产么也没得哪照应我，你就蹲堂块，我们做做伴，你就算我格妹妹，我就算你格姐姐。”

李娘娘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赶紧来到前间行个礼，姐姐连连叫几声。

眼睛一鞭，大概来她家四五十天，格天子郭氏妇女中年生子，就来破草棚棚里，连痛了几个紧痛阵，腹中生下小官人。

小孩对下一抛，叽哩呱啦叫。李娘娘用手一抄，一望一个大大老小，“喔哎喔哎”呀，不是团脐也是骚蟹，赶紧就拿郭氏女子扶了上床。哪晓得只一歇辰光，这个郭氏中年妇女底高腔调？浑身来杠抖，就像筛酒；望望脸上白消，不成个腔调。不曾到半个钟头——

喉咙口腾腾空断了来往气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李娘娘一看，命总吓断，赶紧捶啊拍，只是叫，哪晓得她眼睛一闭，望望一点点总没得气。

这个李娘娘只是抛来只是滚，哭到死处又还魂。

跑到前间一把来捧住，喊声：“姐姐啊，

我多蒙你收留了我哇，不晓得你今朝就丧残生。

姐姐，只怪你家这个儿子命该狠，他是一个杀母生。”

肇又没得底高钱，总算邻舍隔壁也算好，肉麻她家了，大家投两个钱来，买一口薄皮子棺材，拿这郭氏妇女安葬啦得。肇这个小孩怎弄咧？就靠李氏慢慢服侍，慢慢拿他抚养长大成人。帮他取底高名字咧？到了满月过后，她晓得格，这个人家姓郭，他家老子么早已死啦得格，她家妈妈也死啦个把月格，不要弄这个小孩再做个讨债鬼，滴点大再死啦得，格这个人家要绝啦下代，帮他取一个好点格名字，叫他海寿。为底高叫海寿？海水不干人不老，除啦今朝有明朝，就是说有海干长格寿阳，就叫郭海寿。来老书高头，这个人不叫郭海寿，而且姓都不同，他叫万大红，现在格书高头就叫郭海寿。格郭海寿虽然说是个杀母生，肯长了。三个月就眉花眼笑，五六个月舞手舞脚，七坐八爬，九月长牙。抚养郭海寿过一个期，李娘娘望望就不晓多欢喜，心上就想，要是你家妈妈在世，看见你这胖墩墩格小孩么，格多欢喜啊。

李娘娘越思越想越难过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长到五六岁格腔调，因为陈州这个地方发生严重灾荒，老百姓五谷欠收。格果有哪个来救灾发赈坐镇这个地方啊？只有包拯来这地方救灾，坐镇来这个地方啊，所以老百姓叫饱不死、饿不杀。像照这个穷人家，本身她不是当地人，她带这一个小孩又不得生活，一个女流之辈又不能做底高生意嘎些，又不能抛头露面，只好蹲家坐吃山空。说人霉不一桩，酒酸不一缸，腾腾空格天子夜半深更，东面邻舍家火烧，人家来救火救晏了，慢慢慢慢烧哇烧，倒烧到她家破草棚高头去格。

哪晓得东面格人家连害了她，草棚来火坑里间化灰尘。

肇苦了母子两个人。格郭海寿可晓得这不是他家妈妈哇？他一滴点总不晓得，沿小滴点大就开始叫李娘娘妈妈喽，他当自己是李娘娘亲生呱。格天子就说：“母亲啊，他家火烧拿我家烧啦得格，我们没堂子住了格。亲娘啊，

我们究竟来前世里作得底高孽，今世里苦到能功程？

亲娘啊，我家房子半夜三更来火坑里间化灰尘，我们到哪里去安身？”

李娘娘当真怕难为情了，肇怎弄？寻到一个河边，干干寒天头冷辰光，人家拿格蒲啊芦棵哇，斫得就对沟坎上一陪，肚里么果是空嘎。肇娘儿两个就对格个肚里一通。他们没得吃，身上又没得底高暖气，两个人对蒲肚里一攻，冻了浑身抖，像筛酒，牙齿敲叮当，浑身就像筛糠。可怜啊，

蒲当帐子岸当床，母子冻了像筛糠。

郭海寿来里间人总冷杀得格，“亲娘啊，

如果我们在这肚里蹲了三天整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”

李娘娘一想：住这肚里确实不是个了事哇，堂块一间是岸，高头盖格蒲，假使到阴雨落雪怎弄咧，不要拿这小孩冻坏了嘎？再说又没得吃，不要拿这小孩饿杀得格？他家妈妈临死之前，拿他托付把我格，我要来想办法格。到格个辰光，确实也顾不得羞丑了呱，就拿这个五六岁格郭海寿换了手里，到人家鸡障高头拔一根鸡障棒，拾到一个豁片头坏碗，

娘儿两个去讨饭，果比黄连苦三分。

可怜啊，要说抬起头来又怕丑，低下头来又怕羞。格也有人家把他们吃格，也有人家不把他们吃。有人家看看这两个人作孽，盛点饭他们吃吃，也有人家舀点粥把他们吃吃。也有人家就说：“死开点，出来要饭咧，要饭多惬意啊。你家荤他家素，你家咸他家淡，要吃只要满埭乱喊，吃得碗总不要洗，三年饭一讨，你官也怕做咧，哨点死开点，没得把你们食祭。”

娘儿两个闻听这一声，可要哭死又还魂。

郭海寿喊声：“亲娘啊，

我们今朝格饭么又要不到哇，晓得可有命残生。”

娘儿两个一头跑来一头哭，破窑一座面前呈，“儿啊，这个地方比沟岸上蒲肚里好哇，不如就住这个破窑里，先安下身来落下脚来，回头我们再作打算。”“母亲啊，格不住堂住哪里去咧，我们就住堂好格。”

娘儿两个破窑里间来安身，此处丢开慢谈论。

我们不提这李娘娘溜出来已五六年喽，格皇城里底高腔调？

我们单讲南清宫狄娘娘，人家说行善积德只有好处，没得坏处，她救了太子千岁性命，当作自己亲生儿子，开过来，狄娘娘就有六甲怀孕随身，下半年也就养到一子。真宗皇帝亲生格来八贤王家，应该说比自己家儿子要大到一岁。真宗皇帝亲生格太子叫底高，叫赵祯，八贤王养到格儿叫赵璧。人家总晓得八贤王家有两个儿子，实际上只有老二赵璧是他亲生。八贤王一想：我家皇弟对我不薄啊，挑选美女拿最体面格绝色美女许配把我，现在我有了儿子传宗接代，虽然他来外间打仗，我帮他拿国务定要料理好了。

越想越思越欢乐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
哪晓得曾歇到半年啊，八贤王倒有患难毛病随身，召太医官来帮他对症下药。哪晓得看到他格病，看不到他格命；吃药如吃水，化纸骗鬼。

王爷千岁毛病沉重很，并底里淘沙渐渐深。

害啦一场重病，哪晓就不曾有格命，肇八贤王千岁倒死啦得格。因为德高望重，格说为底高这个人德高望重？他来历大了，是赵匡胤格儿子，赵匡义格侄儿，是真宗皇帝格皇兄。格真宗皇帝是哪个？赵匡义家儿子，就是赵匡胤格嫡亲侄儿。格天子八贤王一死么，万岁又不来家，全国举哀，为他吊孝。按道理他要交接赵匡胤格皇位格，因为他格来历交旁人不同，所以赵匡胤出于无奈，才拿皇位传把了兄弟赵匡义。因为八贤王千岁不是赵匡胤家老婆养格。赵匡胤家老婆叫韩素梅，是一个妓女出身，这个小孩是韩素梅带得来格，是韩素梅家嫡亲内侄，哥哥嫂嫂死啦得，这个小孩无人照料，肇拿他带了身边格。人家传扬出去说，这个八贤王千岁是赵匡胤家假儿子，是妓女养格，所以他不能登基做皇帝。所以他做八个王千岁，在历史上也有记载格。来皇城里间或者是国外，只要提到这个八贤王，是人人敬重他几分。格李娘娘来外间可晓得八贤王死啦得？她一滴点总不晓得。格李娘娘来外间受罪，作孽了，可以说是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她要等到底高辰光才得出头？她心上就想：

只要等到万岁班师回朝转，我到京都皇城把冤伸。

拿狗贼郭槐来捉住，剥他皮来抽他筋。格究竟真宗皇帝来外间打仗多少时？一笔九年真宗才家来格，也就是说太子千岁赵祯已经九岁，八贤王家儿子已经八岁，推板一岁来

去。真宗一家来，首先听见说八贤王已经死啦得格，真宗皇帝是龙眼流泪。心中想，我也干大年纪了哇，朝阳宫么夜半深更失火，李娘娘我的梓童已经身丧其命，连太子也烧杀得，西宫刘氏生到一位皇子，她说已害病死啦得，该应我大宋要绝拉下代。罢了罢了哇，我如再娶一位美人，看来我干大年纪也没有生育能力，不如我拿我皇兄的长子册立为太子，等他将来好交接我孤家的皇位。实际上他不晓得，八贤王家长子就是他家儿子。格天子拿文武百官召到金殿之上：“众位爱卿，孤家已经年老力衰，没有太子交接我孤家万里江山，孤家准备拿八贤王皇兄的长子，就册立为太子，我将来崩驾之后，万里江山就传给于他。”

文武百官闻听这一声，万岁喊了不绝声。

不出万岁所料，到了赵祯十二岁，赵璧十一岁，真宗皇帝陡得患难毛病随身。过咱多大？五十五岁，在位二十五载。

一命呜呼丧残生，果比黄连苦三分。

格他一驾崩，肇冠冕堂皇就太子登基。也就是说，这十二岁格赵祯做了皇帝，做了一国之主。他一直是狄娘娘养格，拿狄娘娘封为母后，拿刘氏封做嫡母后。格李娘娘来外间也晓得格，心中也想：万岁班师回朝家来格，我照理要上京都皇城去伸冤理枉报仇，可惜我现在不能去了呱。为底高不能去？来格破窑里间，我朝也想，夜也思，朝也哭，夜也哭，现在是双目失明，不知天东地西南北。我这个腔调，衣衫褴褛，讨饭婆子，又看不见。上皇城里去，哪个理我？哪个帮我说话啊？还是不去算了，我是三合头升箩七合头命，就配我要受罪格。回头听见说万岁驾崩死啦得格，听见说八贤王千岁家长子做了皇帝，心上一想，我更加不好去，他是我亲生骨肉，做了当今万岁，我即使伸不到冤，死了也瞑目格。所以李娘娘一着是含冤在身，不曾到京都皇城去伸冤理枉，这个事情一着有多长时间？一笔到十八年满了，也就是说，皇帝已经到了十八岁了。格原来是真宗皇帝，回头十二岁格太子做了万岁，果也叫真宗？不是的，就叫仁宗。这个仁宗皇帝年纪虽轻，他会处理国家大事。为底高？有狄太后娘娘帮他做后台，帮他处理国家大事，再加上潞花王千岁，就算他家皇弟，年纪虽轻，脑子特别玲珑，特别活络，也帮他出谋划策，所以四海升平，八方太平。不讲仁宗来杠做皇帝倒好格，他哪晓得还有个妈妈，有个母后来外间受罪了。

格个陈桥地方，连年发生灾荒，不是风荒就是水荒，不是水荒就是旱荒，不是旱荒就是虫荒，就穷了抬不起头来。老百姓没得办法，个个是怨声载道，拍手顿脚，急得蹲杠骂菩萨：“你格瘟菩萨，你格瘟菩萨，你弄我们堂一落里是荒年啊，到何时能够直头哇？”格杠块有包公来杠救灾发赈，大家要问，究竟这个堂子的人可有肚子吃饱了格辰光？李娘娘到几时能回转京都皇城？

格天子包大人身坐大轿，出去体察民情。出去格辰光是晴天白日，可以说是万里无云，大概跑出去只好四五里路格腔调，腾腾空一阵狂风，“呼”，一阵狂风吹了张龙、赵虎几个人眼睛总不得睁。包大人来轿子里就说：“什么风？”张龙、赵虎顺嘴一塌：“落帽风，落帽风。”“张龙、赵虎，为底高叫落帽风？”“大人啊，你官帽总吹抛啦得格，不叫落帽风啊？”“对格，我乃皇上命官，有先皇和现在当今万岁，出了皇命圣旨，叫我坐镇陈州救灾格，这个落帽风胆倒不小，拿我的官帽总吹啦得。张龙、赵虎，不能耽搁，赶紧拿落帽风捉拿归案。”张龙、赵虎心上一想，害人了，害人害人害人，怎思量到说是落帽风嘎，“大人啊，这个捕风捉影格东西到哪里捉到呀？”“狗才，没得这个人，就没得这个风，就吹不掉我格帽子，限你们一个时辰拿落帽风捉拿归案。”

张龙、赵虎闻听这一声，哪敢耽搁片时辰？

肇两个人出去打听：“可有哪叫落帽风？”当地老百姓说：“没得，没得格个人，我们不曾听说过。”跑哇跑，问啊问，张龙就对赵虎说：“我们只要去找地保就是的，问问地保，哪个叫

落帽风，就好带他去见包大人，格不便当煞得。”

赵虎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找到地保，地保就说格：“你们是包大人派得来格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是的可有牌票？”“格倒哪里有啊？”“没得你们就是冒充格，我晓得你们可是张龙、赵虎啊？有了牌票，我同你们去寻落帽风。”两人气塌塌，回到陈桥镇包大人身边，包大人格要问了：“张龙、赵虎啊，可曾捉到落帽风啊？”“啊呀嘎，我们去找了地保，地保说我们是冒充格，我们没得牌票。”“狗才，你们狗才，滴点大、虱能大格事情，也去惊动地保，你们得了，打你们二十棍子个人。”“包大人，你不要打哇，如果打了我们皮开肉绽，我们没处去捉落帽风。”“狗才，我就把张牌票把你们，这下子一定要替我把落帽风捉得来。”两人带了牌票又去捉落帽风，问问这个地保。地保说：“有牌票，我相信你们是包大人身边得力之人，既然你们是张龙、赵虎，我带你们去啊。”地保带他们出去寻落帽风。到哪里寻到？有个老朋友欢喜说老飘格：“啊，落帽风啊，有啊。就来堂陈桥西南上，大概三四里路格腔调，有个落帽风，开药店格，可保就格个老朋友。”

三个人闻听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动身。

跑到格个药店里一问：“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叫骆茂丰。”“底高啊？你叫落帽风啊？”“我是叫骆茂丰。骆驼格骆，茂盛格茂，丰收格丰。”“格不对啊，我们是要捉落帽风，吹落格落，帽子格帽，起风格风。”三个人气塌塌，就对外间跑。包大人坐了轿子肚里等了，一等也不来，二等也不来，横等也不来，竖等也不来啊。大概等了两个多时辰，也等不到哇。正在这时，张龙、赵虎回来了，“包大人啊，我们确实捉不到落帽风。”“捉不到哇，今朝捉不到，明朝也要捉，一定要拿这落帽风捉得来。”格天子包大人回转，夜里宿哪里？心上就想：出来体察民情，不是三里五里，十头八里，整个陈桥我都要转它一转，夜里不如就下宿东岳庙内。肇就宿得东岳庙里格，明朝一早么，他还要出去体察民情。打发张龙、赵虎：“继续带牌票，去捉落帽风，我还来陈桥高头等你们。”哪晓早起轿子出门，总不曾到二里路，又一阵狂风，“呼”，吹了包大人他们眼睛不得睁。包大人拿眼睛睁开来看一望，像照是遮天蔽日，阴气沉沉，“这底高风？总不见得又是底高怪风呢？说今朝这个是落帽风么，我帽子不曾抛，晓得我包拯日断阳，夜断阴，可保这堂子有冤魂不散。”赶紧吩咐拿轿梁落平，包大人出来步行，说：“什么冤魂，什么鬼魂，有底高冤？现在白天，我不能帮你伸冤，到了晚上，我到北荒野地方，到荒草地里，搭一座亭台，你到杠有冤喊冤，我帮你伸冤。”格一阵乌风黑风，“呼”，走了格。

单讲到张龙、赵虎来外间跳一天，不曾寻到落帽风，不曾捉到落帽风。你说这个风，到哪里捉到，到哪里寻到，这个没得根襻格东西，可以说是无影又无踪，跑了又哨。他们身上跑了汗冒冒，是遍体生津，到了夜里，家来告诉包大人，确实寻不到这个人。包大人想：罢了罢了，既然寻不到么就算了，肯定没得这个人，我这个帽子么实际上是风吹啦得格，总不见得就是早起格一阵乌风？我对它说格，夜里来北草野地搭高台一座，等他来有冤喊冤，我帮他伸冤，总不见得是个怪东西呢？到格天子夜里，当真叫大家帮忙，到北荒草野地里，格个堂子是底高堂子？实际上是乱坟场，弄弄干净，搭起一座高台来。只有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四个人陪包大人。包大人坐了格台子上间，黄昏头辰光又没得底高。到了半夜过后，心血来潮将要困格辰光。包大人伏得台上有点困着得，再加上四个人，提四碗灯笼，三碗熄啦得，只有一碗灯笼隐隐约约有点亮光。奇怪了，正来心血来潮格辰光，“呼”，一阵黑风，就对杠一攻，黑风一散，一个女格披头散发嘎，就对包大人搭格台子前间一站。包大人过咱有点困着得格，一阵风一吹，拿他倒吹醒了格，一望，一个女子撑了他面前，披头散发，不成腔调。“啊呀，真有冤魂冤鬼，你这鬼魂，早上就惊动了我，现在你有底高冤，你从

实讲来，待我包拯帮你伸冤理枉。”

格个女子双膝跪倒地埃及，包大人叫啦好几声。

“包大人啊，我不瞒你说，我是一位诰命夫人，我姓尹名贞娘。我家丈夫姓沈，名叫国清，来京都皇城为官，他是尚书之职，他交朝纲当中奸党许多格人串成一气。”“尹贞娘，该应哪个不好，就是哪个不好，你家丈夫究竟交哪个串成一气？”“啊呀嘎，现在仁宗皇帝已经有了西宫，就叫庞赛花，她家老子叫庞洪。这个人来朝纲之中，是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要想坑害国家忠良，要想坑害狄青和杨宗保二人，害他们两人克扣了军粮和官兵防寒的棉衣棉裤。现在万岁打发朝中大臣孙武，上三关捉拿杨宗保和狄青归案去格，我家丈夫听信了庞洪格话，和他串成一气。我叫他改邪归正，要为国家出力，他不但不听我格话，而且辱打于我，我没得办法，一气之下，自寻短见死啦得格，悬梁高吊而亡格，我明明一位诰命夫人，他不拿我收尸入殓安葬，就拿我窖了我家府里东南上一棵桂花树脚底落。我不晓得到了阎王家来，阳寿不曾满足，阎王家又不要我。阎王说格，陈州地方有个包大人，他来杠块救灾发赈，只要能够到他乌台告状，总归能够拿我起死回生格。所以我没得办法，才出此下策。大人啊，

我确实有了冤枉事，要望你大人拿我救了转还魂。”

“啊呀，尹贞娘，你确实是一位诰命夫人，应该棺木停放家中，开吊几天，你家丈夫交奸党是一丘之貉，拿你也不曾开吊就窖啦得，情丧也坑害国家忠良。尹贞娘，我包拯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食君之禄，应该担君之忧，总值不到你哇，你胆放宽心，我一定能够拿你度了还阳打转。但是阎王可曾说多长时间？”“阎王说过格，四天之内我可以还阳打转，过了四天，我就不能还魂。”“格上三关去捉拿狄青和杨宗保格人去了多少时了？”“孙武才昨天动身格，如果等他们带了皇帝圣旨来到三关格句话，这两个人挨带上京都皇城，就难有残生性命。”

包公不肯耽搁，赶紧拿出御金牌一面。格东西有底高用？就相当于万岁亲临到杠一样格，见了这个御金牌，就像见了当今万岁。包公拿御金牌交给得力之人去止断孙武：现在狄青、杨宗保不能带了上京都皇城。“尹贞娘，你的冤枉大事，我包拯肇也晓得格。既然奸党要坑害忠良，我怎好坐视不理啊，按道理我来陈州救灾发粮，不能私自离开这个堂子，因为堂公事将要结束，我打发当地官员代理。

我明朝早起赶了上皇城，搭救忠臣两个人。”

说也奇怪，一阵鬼头风，就不曾看见这个女子向西向东走了格。包公就说呱：“张龙、赵虎啊，这个不晓可就是落帽风？”“大人啊，格肯定是得格，肯定是落帽风。”“我对你们说，救国家忠臣要紧，为国家铲除奸党要紧，救尹贞娘一条残生性命更是要紧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明朝我们一早就要动身。

来东岳庙里住宿一夜哇，明朝一早就动身。”

有张龙、赵虎开道，包大人坐了轿子肚里格。张龙、赵虎心上就想，肇不要捉落帽风，可保就格个瘟风鬼头风。他们拿牌票抓了手里走了前间，这个牌票已经没得用了格，要赶紧上皇城去度尹贞娘还魂打转。不晓得多奇怪了，来到陈桥镇格桥高头桥当中，“呼”，又一阵大大风，就拿张龙手里格牌票吹了腾空。“包大人，格倒也稀奇，我这个纸头票票儿抓了手里蛮紧格，怎一阵风吹到天空去嘎？”包大人说：“望望这个牌票究竟吹到哪里？”望见格个纸头飘哇飘，飘哇飘，飘落下来格，落得一个卖菜格老朋友篮子里。张龙、赵虎跑到杠，一把拖住这个老朋友，抓住他格领宗：“哈哈，你就叫落帽风，拿我家包大人帽子总吹抛啦得，眼睛一鞭，我们寻了几天总不曾捉到你，不曾弄到你，今朝你对哪里跑，还不跟我们去见包大人啊？”

这个老朋友闻听到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这人是哪个哇？郭海寿，忠厚老实头子，因为妈妈瞎格，家里不得生活，挑个担子，小本钱交易，弄点菜卖卖。格天子包大人急等要赶路，不晓得张龙、赵虎拿这个郭海寿倒拖得来格。“包大人啊，牌票忒得他格菜篮子里格，他肯定就是落帽风。”包大人赶紧走出轿梁，执指一指：“你落帽风落帽风，胆倒不小哇，拿我包大人的官帽竟敢吹抛啦得嘎。”

郭海寿跪倒地埃尘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郭海寿喊声：“大人啊，

我是清白良民一个，不是违条犯法人。”

“格你不叫落帽风啊？”“我不叫落帽风。”“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叫郭海寿。”“郭海寿，我这个牌票旁人篮子里不吹，怎干干吹到你格篮子里去格？”“我当真不是叫落帽风。”肇也有做生意买卖格，大家合得要好格，总来帮说好话：“包大人啊，千万不能捉他哇，这个人是个大孝子，他家妈妈双目失明，住了破窑里间，就靠他做点小本钱生意，好拿他家妈妈养活得，你捉他是冤枉格，确实大大冤枉。”“郭海寿，听他们干多人说起来，你是大孝子，既然你家干个穷困，你又不是叫落帽风，我家张龙、赵虎捉错了格，我堂有十两银子，就送把你家去养活你家母亲，也好做做生意本钱。”

郭海寿闻听这一声，谢谢包拯大人。

“大人啊，今朝拿十两银子送把我，我永远不忘你恩人。”

弄到十两银子，他格天不做生意了。为底高？十两银子不少了，卖菜格句话，你有得卖了，恨不得卖嘎几个月也弄不到十两银子啊。来到破窑里间：“母亲啊，肇妥了呱，我发得财了哇。”“儿啊，不嘎，卖卖菜也发得起底高大财来了。”“母亲啊，你不晓得嘎，我今朝遇到包大人格，他们捉落帽风，牌票掉了我篮子里，我说我不是叫落帽风，肇他就要说我是落帽风，做生意格人大家去帮我做证，说我来家孝母，就靠做生意拿你养活得。包大人见我是孝子，送我十两银子了，我肇发得大财了哇。”

李娘娘闻听这一声，心肝喊了不绝声。

“儿啊，现在包大人来哪里？”“他来陈桥桥高头咧。”“赶紧啊，你去喊包大人来啊，母亲有冤枉大事，要请他帮我伸冤理枉。”“母亲，我们住了破窑里间，你要伸冤理枉不好上他身边去。”“儿啊，母亲双目失明去不得，你去叫他上我破窑里来。”“母亲啊，可晓得他果肯来咧？”“你就说我母亲有十八年冤案，这个人他总归要来格。”“格我只好去试试，不一定他肯上这堂子来，堂污糟杀得。”“你去望，无论如何要请他上我破窑里来一趟。”

郭海寿急急忙忙就动身，要请包拯一个人。

溜虎跳，跑起来不晓多哨，来到陈桥桥高头，包大人轿子正起身要走。上哪去？赶往京都皇城。“包大人哎，你慢慢走，你等等我，你等等我。”张龙、赵虎就说：“郭海寿，才间有十两银子把你格，你还准备来要银子了呢？”“啊呀，我不是要银子。”“格你来做底高？”“我家妈妈有十八年格冤案在身，她一定要请包大人上我家去一趟。”“你家住哪里了？”“我家就住了堂块西面，大概里把路格腔调，一座破窑里间。”“呸，包大人底高人，你家母亲是何等人也，包大人还到你家家里去咧，就即使有冤枉，也应该到我家包大人面前来告状，也不该叫包大人上你家去啊。”“我家妈妈说格，有十八年格冤案咧，总归于只要提到这话，包大人肯定要去格。”包大人来轿子里就想：可保这人来头大了，有十八年格冤案，提到有十八年格冤案，说我肯定要去格，这个人究竟底高人啊？张龙、赵虎说：“大人啊，可保这个女子是疯婆子，也有哪家有冤枉也到她家门上去咧，她自己不好来啊。”“张龙、赵虎，既然人家有十八年格冤案，我包拯遇事能明察秋毫，秉公而断，我怎好坐视不理啊。既然如此，郭海寿，你前面带路，我一定要去看看，你家母亲有多大的冤枉？”

郭海寿就来前间走，包大人轿子后边跟。

郭海寿打趟子溜虎跳，跑了不晓多哨。做生意格就说格：“海寿啊，不嘎，你来堂向里向外向东向西像穿梭，做底高呀？”“我家妈妈有冤枉大事，请包大人上我家去了。”“你家妈妈双目失明是个瞎子，面子倒大了么，情丧包大人上你家家里去哩。”“格原呢，轿子不来杠啊。”做生意格人不大相信，“走啊，看闹热去啊，包大人上郭海寿家去了。”格个人是挤如也，抑如也，推不走，轧不开，就总来破窑杠看闹热。

单讲到郭海寿跑到自己家里：“母亲啊，包大人来了格。”“儿啊，包大人来哪里？”“他来外间咧。”“叫他进来。”张龙、赵虎就说格：“疯婆子，你底高人，你这家里干脏，也叫我家包大人上你家家里去来。”“啊呀，究竟他可肯进来，我对你们说，我来堂住十八年，难道他包拯不好住啊，赶紧进来。”张龙、赵虎气死了，“口口声声叫我家包大人名讳。”赶紧跑到外间：“大人啊，她叫你进去咧，我们说里间脏咧，她说她十八年住得来格，她能住得，你就不能进去一趟啊？”包公想起来倒也发笑咧，这究竟底高人，干大格来头啊，“进去，望望看，究竟底高人？”跑到破窑里间，李娘娘就说：“包拯来哪里？包拯来哪里？”包大人不着气，也不发火：“你这位女子，我包拯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究竟有底高冤枉，从实讲来。”“儿啊，你端张凳，摆了破窑门当中，等我坐下来再说。”瞎头闭眼摸到格凳，对格门当中一坐：“包拯，你见了我哀家为底高不下跪啊？”包大人说：“你这个人不晓是呆呱也是疯子啊，你自称哀家，你底高人啊？”“你究竟可是包拯？”“当来我是包拯啊。”“你上我身边来点。”包公就撑到她身边去，李娘娘弄手来杠摸哇摸，摸哇摸，倒发起火来了格：“包拯，你究竟来哪里？我哀家怎摸不到你格？”“我就撑你堂面前，自己眼睛瞎格看不见。”李娘娘再摸，横摸竖摸摸到了格，背背他格衣裳，揿住他格肩兜，拿他揿下来。包大人么认为她是瞎格，不晓她究竟有底高冤枉，把她一背，人就壅下来了格，她到他后得脑高头来杠摸，横摸竖摸，横捏竖捏。包公想想倒也发笑咧，这个老八十，来我后得脑高头摸底高啊？哪晓得连摸几摸，连捏几捏，李娘娘格眼泪，就像断了线格珠珠抛下来，一把背住包拯手，包大人连连口内称：“包大人，我一着晓得格，你后得脑交别的人不同，有三把偃月骨格，因为我有十八年的冤枉，一般格人我不好对他说，如果一说没有好处，也要引来杀身之祸，所以我一定要等你包大人来，才好诉说把你包大人听。实际上我也不晓得你包大人到此，夜里有东岳菩萨托梦把我，说我十八年灾星已满，灾晦满了格，配我有出头之日，只有到你包大人面前才能申诉冤枉啊，所以我才叫我家儿子海寿，拿你请到我堂块破窑里来。”

包大人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思量二三分。

“包拯，你见了我哀家应该下跪啊？”“不嘎，你究竟底高人啊？你自称是哀家，你究竟是哪个？”“你跪下来我才告诉你听。”包公看看这个人来头像照大了，望望她格腔调么，只好五十岁上下，只好说脸上不大干净污糟点，身上穿了么丑点，推板点，如果一打扮起来，也只好四十岁上下格腔调，包公就跪了她面前。李娘娘就说呱：“包拯包拯啊，我不是旁人啊，我乃先王真宗皇帝的正宫李氏啊。”

包大人闻听到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“你这位女子，你信口雌黄，你胡言乱语，真宗皇帝的正宫，已经在朝阳宫内，夜半深更被火烧死啦得格，哪里还有你这正宫娘娘李氏啊？”“包大人啊，我说把你听啊：我真是正宫李氏，万岁出征打仗上鞑靼国，我生下太子，有刘氏也报生了皇子。因为我蹲家闲暇无事，刘氏交郭槐到我朝阳宫，拿公主抱了去，啊晓她不是生格皇子，她说公主缺乳，要叫我喂乳她吃，又拿我骗进了碧云宫，为我办酒，款待不丑，太子就交把郭槐抱。到要夜格辰光，我问到太子之事。刘氏她说，由郭槐送家去格。我跑到家一看，命总吓断，床上一只死狸猫来高头，不是我家皇儿。情丧刘氏、郭槐设计，夜烧朝阳宫，拿我要置于死地，又叫寇承御拿小太

子投进金水池好身丧其命，

好了寇宫女心肠好，才落到我们母子命两条。”

包大人一听，心想不得了了呱，这可保当真是正宫娘娘啊，“娘娘，格你说寇宫女救了你们母子性命，究竟现在太子来哪堂子？”“太子现在是当今万岁，也就是我的皇儿。”“被何人所救？寇承御是宫女，她怎救到太子格？”“格天子恰巧是八千岁生日，陈琳一早到御花园剪花家去庆贺生日格，遇到寇宫女来金水池哭，肇就拿小太子把他带家去格，我耳闻到八贤王千岁拿他当儿子看待，作为长子。”“格你怎得出来格？”“我是寇宫女盗到金牌一面，叫我投往南清宫，去母子相会。我久居深宫，不知天东地西，外间黑夜暗星又看不见，哪晓得倒溜到皇城外间来格。有郭氏妇女，她家丈夫亡故，留下遗腹子，哪晓得又是个杀母生，我交他相依为命，才到了今朝。”

包公闻听这一声，默默无语不做声。

心上就想：旁的好相信，她说万岁是她家儿子，这个不是好瞎说呱。“娘娘，格你说万岁是你的皇儿，你有底高证据咯？”“格我怎没证据，我养格儿子我怎得不晓得咯，他手上隐隐有山河二字，脚上有社稷二字。”“格我家去只要问万岁，他手上果有山河？脚上果有社稷这四个字？如果有，就真是你的皇儿，你乃是当今太后。啊呀，娘娘，不晓得刘氏丧尽天良，要灭大宋后代，要灭大宋的子孙，弄大宋好后继无人，这个人也得了哩，连累娘娘遭受一十八载苦难。娘娘啊，因为我有重要大事在身，我不能久留此处，等我回转到京都皇城去奏于万岁，他肯定要赶紧拿你接到京都皇城去格。”“包大人啊，哀家能不能伸冤，也就全靠你了哇。

李娘娘说到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包公赶紧吩咐当地官员，拿出银子来帮她要起造房屋。李娘娘死也不肯，她说：“我住破窑住惯了格。”说就来破窑后间起嘎三间好房子，她也拒绝不要；杠块赶紧吩咐替她做新衣裳裤子来，她也不穿；又挑选美女二十四个服侍她，她也不要。她为底高不要？心上就想，我要等当今万岁我家皇儿来看看，究竟我母后来堂过格是底高日子？一班老百姓就说：“啊咿嘎，不晓得讨饭婆子也是太后啊，当今万岁家妈妈母后啊，早晚得么过咱来我家门口要饭么，我多把点她吃吃么，她肇回转京都皇城，就不拿我忘着得，弄不好我家也享她大福格，情丧过咱来我家门口要饭，还把我骂了要死，假使她计较了我，我就不要想活命。”格些老百姓七嘴八舌议论纷纷。

单讲到包大人就对李娘娘磕拉几个响头，有张龙、赵虎一般随从来到前间：“千岁娘娘，我们言语多有冒犯，请你多多包涵。”“卿家，不知者不怪也。”包大人又吩咐当地官员，天天早起来拜见千岁娘娘，夜里也要来见千岁娘娘。千岁娘娘说：“统一免啦得，不要来烦神，我住堂倒蛮太平格，早起来请安，夜里再来，人总烦杀得格。”郭海寿来旁半间一听：啊呀，不晓得我家这瞎子妈妈，我不是她养呱，她家儿子是当今万岁哇，想也好笑，不晓得她这个穷婆子，我家这个妈妈，也是万岁家母后。

越思越想越欢乐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
单讲到格天子包大人，拿一班事情安排已毕，乘了大轿，有八个随从跟随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哪肯耽搁上皇城。

在路行走来得块，赶到了京都帝皇城。城门官一报，万岁知道，就拿包大人对金殿上一召：“包爱卿，你来陈州救灾发赈，你公务不曾完毕，你到金殿有何事情？”“万岁，陈州救灾基本上结束格，我打发当地官员料理，绝对不会出底高差错。因为我有重要大事，所以我才私自离开陈州，前往金殿见驾。”“爱卿，你有底高重要大事啊？”包公双膝朝龙书案桌面前一跪：“万岁啊，你铁打龙廷马上就坐不成，国内出得大奸臣。”“爱卿，你来陈州救灾，几年

总不曾上皇城来，朝纲之中究竟哪个是忠，哪个是奸，孤家天天来金殿高头也不晓得格，你怎晓得朝纲出得奸臣嘎，你说奸臣究竟是哪个呀？”包大人对文武百官一个一个一望，庞洪心上就想，这黑炭啊，不要说到我是奸臣呱，心上来下荡了。包公晓得庞洪靠柳大，是西宫国丈，弄手指头戳到沈国清额头高头：“万岁，要讲奸党，

不是张三其别个，就是沈国清狗贼一个人。”

“爱卿啊，你腾腾空怎说到沈爱卿是奸臣格呀？”“万岁啊，他来皇城里间，与一班奸党狼狈为奸，这个沈国清，藐无国法，要坑害忠良。有三关总兵杨宗保，这个赤胆忠臣，忠心为国，连外国总说只要有杨家一根枪，就永远不交我中原打仗。现在有奸党要坑害杨宗保和狄青，你有圣旨去召他们两个进京嘎？”万岁说：“有格。”“我微臣斗胆，已经拿御金牌，打发得力之人到三关去了格，阻止孙武召二位忠臣进京。”“不嘎，你怎晓得这两个人要犯法嘎？”“我怎不晓得。万岁，我格天子来民间体察民情，有沈国清家女格尹贞娘鬼魂告状，说沈国清和奸党合成一气，不听夫人劝告，反而辱打夫人，致夫人悬梁高吊而亡，而且不曾开吊，不曾买棺木，就拿她窖入泥中。阎王家不曾收她哇，说她阳寿不曾满足，阎王家不要她，她到我身边告状，要叫我度她还魂打转。你说，沈国清是不是一个大大的奸臣？”万岁说，“包爱卿，你说这个沈国清是大奸臣，他家老婆，他家夫人应该是诰命夫人，如果死啦得，应该要买棺木，要开吊几天，怎得好就能呢窖啦得？”“万岁，阎王家不收，现在要度她还魂打转，你不如拿宝贝三桩借给我，我去度她还魂打转，全部事情就可以真相大白。”“爱卿，既然世上有干好的贞节女子，干好的贤慧夫人，我拿三生法宝就借把你。”肇走宝库房里，拿还魂袍取出来，拿温凉帽取出来，拿碧玉带取出来，借把包公。包公就问：“沈国清，你家夫人究竟窖了哪里？”“包大人啊，

总说世上没得冤枉事，我这件冤枉海能深。

我家夫人的确死啦得格，她是害急病死格，你怎说她是吊杀得嘎？情丧说我不曾弄棺材窖，我好好收尸入殓窖啦得格，她是鬼魂告状，纯属乌有。”“沈国清，沈国清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。万岁，我上沈国清家去度尹贞娘还阳打转，一定要沈国清亲自陪我同家去。”“爱卿啊，要他同家去做底高咯？”“尹贞娘说格，她格尸首就来她家府中东南角落上桂花树底落，如果他不到场，总当我们坑害他格。”

万岁听见这一声，打发奸臣转家门。

哪晓得沈国清拿包公同到他家家里，拿格桂花树四转一望。包大人晓得格，这棵桂花树像照才栽格，也不是活棵格腔调，叶子有点瘪格。吩咐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拿格桂花树一背。树倒背上来格，动手轻轻拿烂泥扒开来滴点深，一个死人露出来格。格些梅香交安童心上就想：主母太太来堂世上对我们不推板啊，把我们当自家子女看待格，我家大人心也太黑得格，死了棺木总不曾弄一口，就窖啦得，哪晓得窖了不深，又弄东西铺了尹贞娘尹氏身上，铺了一薄薄格烂泥来上，拿格桂花树再栽了上格。桂花树一背么，所以尸首也露出来格。“沈国清，你望望清爽，这个果是你家夫人尹氏啊？”

问到沈国清这一声，他默默无语不做声。

随手拿尸首慢慢起上来，拿门板搬得来，拿尹贞娘尸首肇搁起来，拿温凉帽带了她头上，拿还魂袍穿她身上，碧玉带系她腰里。包大人亲自祷告一番：上有神明，下有神明，虚空过往神明，还有地府阎君，夜间有尹贞娘女子，阴魂不散，到我包拯包文正乌台告状。她是贞节女子，劝丈夫行善积德，不要交奸臣为伍。丈夫不听夫人劝说嘎，相反辱打夫人，致使夫人悬梁高吊而亡。现在我包拯要度她还阳打转，请虚空过往神明，各位菩萨来大显神通，救她残生一命，使她还阳打转。包大人又吩咐：“弄还魂香再烧，烧她头边。”四转用钢炭火设起来烘，多少时？大概五个时辰之后，奇怪，当真个人手倒慢慢来下颤咧。梅香就说：“包

大人，我家主母太太活得格，手也来下颤咧。”包公亲自坐了旁半间看了，看啊看，望啊望。果不其然，尹贞娘长叹一声，拿眼睛就一睁，看见包大人对她面前一撑，尹贞娘有气无力，随手开声：“大人啊，

我多谢你今朝将我救，我黄土盖面不忘恩。”

“尹氏啊，你才还阳格，你元气不足，你少说话为好。等你休息一夜，明朝跟我上殿见驾，拿狗贼沈国清，法场过刀丧命，解我心头之恨。”到第二天早起五鼓三点，文武百官总来朝驾。万岁坐殿，文官爬上金銮殿，武官站到牡丹亭。包大人赶紧来到龙书案桌之前，执笏当胸，启奏：“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微臣借你三件法宝，已经拿尹氏度了还魂打转，你要为尹氏贞娘做主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掇开龙心火一盆。

“沈国清，沈国清，你得了哇，身为国家命官，竟敢坑害国家忠良，不听夫人劝说，你还了得。殿官听令，现在拿沈国清奸贼，拖到午朝门外，顿响三炮，脱拉他蟒袍，探拉他官帽，拿这狗贼丧残生，决不要容情半毫分。”

格沈国清奸党挨铲除啦得格，庞洪就想，包黑炭家来，朝纲里就不得太平，今朝参你一本，明朝奏他一本，弄不好歇嘎年啊半载哇，个个总死他手里，等他早点死走好，不要等他蹲皇城里作吵，赶忙启奏：“万岁啊，沈国清现在挨杀头死啦得格，陈州地方灾民急等要包大人去救灾，只有叫包年兄赶紧前往陈州赈灾去吧。”万岁也说这话：“包爱卿啊，事情有了了结，现在忠臣不曾被坑害，沈国清已经法场过刀，你回转陈州救灾去吧。”“万岁，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曾交你说格。”“爱卿，你有底高重大事情啊？”“万岁，你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。”“胡说！孤家已经登基干多年代了，你怎无中生有，说我孤家不是真命天子啊。”“万岁，你说你是真命天子，你有底高证据？”“我有玉玺九头狮子黄金印作为证据。”“万岁，印可以伪造格，哪个都可以造得起来，哪个总可以做万岁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果要气死又还魂。

万岁龙师火帝大发雷霆，拍动震山河：“大胆包拯、包拯，你不要认为你忠心报国，孤家对你宠爱，孤家就不敢治你格罪啊，你当文武百官的面，说我孤家不是真命天子，而且说我孤家的御印玉玺是假的，你该当何罪？”“万岁，印么是可以伪造格，你暂息雷霆之怒，你说你是真命天子格，除了印以外，旁的可还有底高作为证据？”“格我有底高证据咯？”“你龙体上格有底高证据？”万岁横想竖想：“包爱卿啊，你要说我龙体上有证据，我手高头隐隐有‘山河’二字，足上有‘社稷’二字，我手掌山河，足踏社稷，我身上是有四个字。”包公心上一想，李娘娘说得不错哇，确实万岁是她亲生，李娘娘也说格，自己养格小孩自己晓得格，手上又有“山河”，脚上有“社稷”。“万岁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你确实是当今万岁，真命天子是也。”万岁弄了莫名其妙，究竟是为底高事情，他怎晓得我身上有底高记号格，“包爱卿，你问我孤家龙体上有底高记号，究竟底高意思啊？”“万岁，你贵为一国之主，九五之尊，你格晓得你生身母后是哪一个哇？”“格我怎不晓得？包爱卿，我生身母后南清宫狄太后，八贤王是我的父王，刘氏乃是我的嫡母后，这两个人对我总相当好，我怎不晓得我生身母后是哪个啊？”“万岁，我告诉你听，狄太后也不是你的生身母后，你更不是她的亲生，西宫刘太后更不是你的嫡母后，你要晓得你家母后哇，现在流落破窑受罪，已双目失明。你贵为一国之主，蹲堂享受荣华富贵，不晓得你的母后已成了乞婆子了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思量八九分。

“包爱卿，你越说越糊涂了呱，我孤家格母后明当明是狄太后，刘氏是嫡母后，你怎说我家母后来哪里破窑哇？”“啊，万岁，你有所不知，你真正要晓得详情，只有内廷总管郭槐才晓得格，你究竟哪个生格？你家母后叫底高？只有郭槐才晓得清清楚楚。”格哪个不要晓

得自己格身世咯，万岁听到这话，随手出圣旨一道，召郭槐上殿。郭槐来下做底高？多大年纪？郭槐已经八十四岁喽，来安乐宫和刘后下棋，吃酒开心。这个人现在已经不问宫内事情了格，就来下安享晚年。小太监跑到前间：“老千岁，现在皇上召你上殿咧。”“跑开点，真烦咧，我哪有工夫啊？”只因为这个人平常对旁人不好，目中无人，眼空四海，所以金殿上发生格事情，没得哪个通知他。如果早知会他么，他心上也有个准备，有个打算。正因为他平常不拿旁人放在心上，所以人家要出他格洋相，看他格闹热。格小太监只有上金殿去啊：“万岁啊，郭槐他说烦咧，他今朝不来，改日再到金殿上来。”“连我孤家总召不动他了格，得了哇。”又赶紧出圣旨一道，心上就想，他也干大年纪了哇，只有他晓得我格身世，怎弄，骗他来：“你就说国家有重要大事，孤家难以做下定夺来，请他来帮做个定夺，他年纪老，经验足。”肇跑到安乐宫：“老千岁，万岁请你去咧，说国家有重要大事，他做不下定夺来，文武百官没得哪能做下决定来，请你到金殿走一趟。”“阿咿嘎，我干大年纪也要我去做底高呀？我今朝没得工夫去。”刘后就说呱：“郭槐郭槐呀，你服侍我干多年代了哇，你格脾气我也晓得格，旁人叫你十趟八趟不去总不要紧，万岁两趟召你上金殿，你总不去，等文武百官议论起来不好听啊，总说你藐无君王，就担当不起，既然把面子把你，说大家难做得下定夺来，你就跑一趟。”

郭槐闻听到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不曾耽搁，来到金殿，山呼已毕。万岁就说格：“郭槐郭槐啊，包爱卿所说，他在陈桥赈饥，有一婆子告状，她口称是孤的母后，究竟我的生身母后是哪个？她叫底高？才间包爱卿说格，只有你晓得，你倒说把孤家听听看，我究竟是哪个生格？我家母后究竟是哪一个？你从实讲与我孤家听来。”这个事情过去多少时？十八年之前格事情喽，突然提起，郭槐是如同万丈高楼失足，又犹如大海崩舟，啊呀，这黑贼怎腾腾空提到这个事情格啊。郭槐跪了金殿上，万岁连连口内称：“万岁啊，我干咱年纪干大，往常格事情我全然不知，也忘记啦得格，至于哪个是你生身母后么，当来南清宫狄太后娘娘呢，刘氏么你格嫡母后呢，这一点总不错哇。孩儿们，速速扶我下殿。”包公是三孔生火，七窍冒烟，一把背住郭槐格领宗：“狗贼，你对哪里跑哇？十八年前，你狸猫换去幼主，你是主谋，你还不知罪啊！”

郭槐闻听这一声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这个人是老奸巨滑，心上吓怕，常面上相当镇静：“你是哪里的小官，竟敢如此交我讲话。”“郭槐，你睁开狗眼看看看，我乃包拯，我就叫包文正包黑炭。”“孩儿们，不要理他，赶紧扶我下殿去吧。”“郭槐郭槐，今朝你来倒来得，去是去不得了，你拿十八年之前狸猫换幼主事情从实交来，我交万岁可以看你在宫中多年的情份，饶你一条老命。如果执迷不悟，前后隐瞒不说清爽格，万岁一发火，你性命也不要想得妥。”“黑贼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狸猫换主，我全然不知，至于李氏娘娘怎得死格，夜半深更朝阳宫失火，我更不清爽，我干大年纪，我底高事情总不记得了格。”嘴说这话，走金殿上就对下跑。万岁一想：叫郭槐来，说晓得我格身世格，不曾说到眉头眼目，他倒走喽。万岁哪肯歇格，随手一声令下：“给我拿下。”就这一声，殿官从四面八方，一拥而上就拿郭槐来拿下，哪肯饶赦他当身。“郭槐，孤家是拿面子把你呱，头一次召你召不动，第二次又去召你，我如果说的是为狸猫换主格事情，你肯定不来，我孤家拿你诓上金殿，你竟拿十八年前格事情赖了干干净净，孤家果就交你拉倒哇。殿官，不能耽搁，

赶紧拿他带到刑部天牢里去遭磨难，决不要容情他当身。”

万岁开口，殿官动手；随手吃亏，就拿他对刑部天牢一背；手脚不慢，就拿他对天牢里狭床高头一掼，人就对狭床肚里一陷。

郭槐狗贼困了狭床上，杵嘴棒杵了紧腾腾。

不提郭槐关进刑部天牢，打入天牢受罪去格。单讲万岁，万岁说：“包爱卿，看来这桩事情只有你亲自审问，只有你来审理这个案子，才能审得清楚。”也不曾等包公开口咧，老奸党庞洪西宫国丈说格：“万岁，因为是包拯来陈桥发现这个事情格，破窑里间格疯婆子乞丐作兴是假格冒充格，她呆格也不晓得，看来这个事情不能等包拯审。”“格哪个来审来？庞爱卿你审啊？”“我更加不能担此重任。”“格你说叫哪个审最好呀？”又没得哪个做声，万岁就说格：“包爱卿，孤家肩兜上担子千斤重，你总帮我挑啦八百斤，我孤家万岁只要挑二百斤，孤家长到干大，总不晓得生身母后是哪个，你总不能坐视不理不问我孤家呢。我看这桩案子，庞爱卿说你不能亲自审理，你要帮我到文武百官当中挑选一个人，来代理你审理狸猫换去幼主之事。”三百文官、二百武官听见说这话，拿头总低下来格，不敢抬起来哇，哪个总不愿意去审这桩案子。为底高？审理狸猫换太子这桩事情，又牵涉及到南清宫狄太后。大家总晓得，现在即使仁宗皇帝不是狄太后养格，也是吃她奶长大了格，假使冒充了万岁的母后，也要犯法格，说严重点头也要挨杀。再加上刘氏来后宫，她一班要好格人也多，再交她狼狈为奸，耕耕不到，耙也耙到我，格我回头官也做不成，所以没得哪肯去审这个案子。一班忠臣心上就想，也是吃点太平饭，不要去烦这个神。包公心上发躁了，个个拿头对杠一低，没得哪肯去审啊，横望竖望，横望竖望，望到刑部大堂王炳。刑部大堂王炳这个人交包公相当要好格，两人可以说是情同管鲍，义如关张，有手足之情，有刎颈之交，两人也讲得来，包公望到他格辰光，正好王炳朝包公一望，包公对他瞄眼睛，王炳也凿凿头。包公赶忙启奏：“万岁，有刑部大堂王炳，可以担此重任，审理换主之事。”“王爱卿，孤家为了见到自己生身母后，你不能有半点作弊，没得半点隐瞒，要帮我拿这桩事情，审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等到我孤家见到生身母后之日，拿你官上加职，重重封赠于你。”

王炳闻听这一声，谢主隆恩站起身。

万岁赐他多长时间？三天，必须把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审理清楚。王炳格天子散朝回家去格，就拿这个事情告诉了夫人，说：“我要升大官发大财了哇。”他家女格、夫人是哪个呢？马氏，这个马氏丧了、狠了，说：“升底高官？怎发到大财格呀？”“告诉你夫人啊，我马上要平步青云。有包大人来陈州救灾，破窑里一个疯婆子自称是先王的正宫李氏，而且她说当今万岁身上有底高记号，说得总对头格。现在万岁叫我审理这桩事情，说过咱是刘氏交郭槐定计，要害幼主，就是当今万岁。万岁说格，只要我审理清爽，他见到了生身母后之日，就拿我官上加职。”

马氏夫人听见这一声，狗贼骂了不绝声。

“狗贼，你饭倒啗到饱处了哇，我晓得呱，旁人总不肯审问，就你肯审理这个案子啊。”“夫人啊，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国家兴亡，我也有责。万岁认不到生身母后么，你说他夜里果困得着，怎得好料理全国大事，所以我要帮审理清楚。”“狗贼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哇，你拿这狸猫换主格事情审清爽了，要得罪多少格人啊？你不要说官连升几级，就升上去你总做不到几天。”“夫人啊，为底高？”“哪个不晓得万岁格母后是狄太后娘娘，嫡母后是刘妃刘氏。你一审审出来如果破窑里格女格真是李氏娘娘，那狄太后娘娘冒充了万岁的母后，她要挨杀头。她如果挨杀啦得，潞花王千岁要找你报仇。还得罪了刘氏，刘氏害拉幼主，更加不得过身，她家要家灭九族，要化骨扬灰，她家总杀尽，你也不想想，你就官职升上去几级，你这个官就做得稳了格？”“夫人，你晓得何来，等你就能呢说起来，也没得哪个秉公执法啊！无论如何，我要审理清楚狸猫换太子之事。”

马氏夫人听到这一声，果要躁死又还魂。

“狗贼狗贼嘎，我过咱怎瞎得眼睛，跟你这个现世宝。人家总说烂帐好扶，烂汉难帮。你做做刑部大堂好了格，要想去做底高大官，就能呢家里倒太平格，你拿这个案子一审，家里

就不得太平了呱，狗贼啊，

我情愿不要残生命，死到黄泉才太平。”

嘴说这话，两人来杠吃酒格，她拿酒杯哐丧对地落一摔，衣裳捞起来对头上一顶，拿头就对墙高头冲，准备撞头自尽。王炳赶紧拖住得，背住得：“夫人啊，你不必如此啊，等我再来想想，再来考虑考虑看。”

不提这个王炳刑部大堂，是一个赤胆忠臣，马上就要受夫人的陷害，要身丧其命。再讲到刘氏太后身边格彩女，格些宫女啊，听说郭槐已经挨打进了刑部天牢，就是为了十八年之前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。

刘氏闻听这一声，晓得没有命残生。

赶紧打发宫女打听，这个事情叫哪个审理格。一打听，说是刑部大堂王炳审理格。刘氏格天子坐夜写起一封密书来，打发小太监王恩带了一百根金条、一千两马蹄金，坐夜送到王炳家去。密书上叫王炳饶恕郭槐，做势审审拉倒，瞒拉万岁，“只要不拿这个事情审出来，等到郭槐走刑部天牢放出来，到那个辰光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，堂有一百根金条、一千两马蹄金，你暂且收下来。”肇这太后娘娘对刑部大堂来下行贿了哇。

我们单讲包大人，这个人相当细毛，他也晓得王炳做官清正，是个老诚头子，就交张龙、赵虎换起便衣来，夜里出去查访查访。干干跑到刑部大堂王炳家门口不远格地方，看见一个小太监，走王炳家出来格，小太监名叫王恩。王恩也看见包大人三个人，晓得不对，打趟子就溜。包公说：“什么人，夜半深更你对哪里跑哇？”吩咐张龙赵虎去赶紧拿他抓得来，问他是底高人。“我是太监。”“你来哪里格？”他也不说谎。“我来王炳王大人家格。”“你去做底高格？”“万岁叫我来知会他，拿狸猫换太子这桩事情，要审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”“小小太监，也会撒谎，今朝来金殿之上，万岁就说得好好的格，也会得叫你坐夜来知会他哩？说，究竟你来做底高格？”王恩背不起包公吓嘎，晓得包公也不是好惹。

格双膝跪倒地埃尘，我情愿拿事情说分明。

众位，我们讲经不必重复。他就说刘太后娘娘叫他来下书信和送宝贝把王炳。“你个人来嘎？”“还有两人，他们先家去了格，我来杠拿书信把王炳看格。”“小太监，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叫王恩。”“今朝你就不要家去，先到我朝房去下宿一夜。”随手不肯耽搁——

带了王恩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包大人吩咐王朝、马汉，就拿王恩小太监关押在府内，不准他回宫。单讲第二天早朝，到了金殿之上，万岁就要问了：“王爱卿，审理狸猫换主格事情怎呢？”“万岁，微臣我不曾审咧。”“你要赶紧审理，拿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”“晓得晓得，总归审清爽了。”散了朝，包公心上也想了：作兴东西送把他，他暂时先收下来，等事情审清爽了之后哇，他回头还退出来呱，我干咱不能就下结论，说他怎呢怎呢。总归我心上有了数喽，狸猫换主交刘氏确实是有很大的牵连，不呢，她也不会去行贿于王炳，买嘱王炳。王恩送礼，就是一个铁证，所以我先拿他关了我堂，到必要格辰光我才把他拿出来咧。

单讲到格天子刑部大堂来到家中，交夫人一讲：“夫人啊，我家财么是发得格，你说再怎弄咧？这个案子怎呢审相咧？”“果曾说几时审咯？”“不谈这话，一散朝包拯就问我几时审，我说明朝才审。”“大人啊，不要明朝审，明朝，格黑贼要来呱，要来旁听呱，不如撮起来今朝夜里就审。”“夫人啊，格就审郭槐大人啊？”“你怎干卵格啊，世上人像人格人多了，这个郭槐是刘娘娘身边格得力之人啊，来安乐宫里纳福，连万岁也敬重他三分，你审他不得嘎，赶紧准备，今朝半夜过后升堂，上半夜去拿郭槐请到府中来，为他办羊羔美酒，款待不丑。另外呢，到牢狱中寻一个交他面貌相似，声音差仿不多格人来代替郭槐被审。”“夫人啊，提到郭槐，人家总认得格，这怎弄相咧？”“大人啊，我有办法格，你这公案底落，四转弄

起桌围来，打发老千岁郭槐，躲了这个公案案桌肚里，弄格交郭槐相似格人来杠被打，或者上夹棍，实际上叫格声音，喊格声音，哭格声音，总是公案台子底落传出来格，旁人又不晓得果是这个人来下哭，来下叫痛。”“夫人啊，格干咱到哪里寻到干相似格人？另外再说格，我承认包公明朝才审格。”“大人啊，你依我不错格，你依我将来发到一大笔财了，而且官连升上五级六级也带咧。”格王炳不得不依自己老婆，不依她，她要寻死作活格。当真到太阳落山过后，买嘱牢头，就去拿郭槐请得来，而且坐在正席，办好酒好菜好好款待。“王大人啊，你望我来有底高事情啊？”“阿咿嘎，老千岁，你来天牢里间，我要救你是手长衣袖短，要救又不敢，干千万岁叫我来审理此案。你说说看，你干大年纪，身为千岁，是刘太后身边得力之人，我果审你啊，我做势审审么也就拉倒格，你吃饱了之后，就躲了我这公案底落桌围肚里，我要找一个交你相似格人，来被打，上夹棍，你蹲公案底下也叫，旁人又不晓得。”

郭槐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思量八九分。

心上一想，我早已算到，我坐天牢，当真刘后娘娘就不问我格账，早晚我还是要出去的。“好，王大人，我能够回转到安乐宫，面奏于刘后娘娘，总归不会亏待于你。”王炳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多谢老千岁，多谢老千岁，就是一个人干咱怎弄到，交你差不多壮，交你差不多腔调格人？”“有啊，我进天牢就看见一个人，交我差不多腔调，一个人姓蓝，他家弟兄七个，他最小，排行老七，人家总叫他蓝七，犯了做贼打劫罪，问成死罪格，大概不歇几个月也要挨杀头。我交他也蛮讲得来格，不如拿他弄得来，就说你死啦得之后，你家家里从前到后，大大小小一切费用开支，包括小孩子读书上学，大人养老送终银子，统统有我一个人包下来，叫他来替我挨这一顿打，来替我这一趟审问。”王炳找到蓝七，说明来意。蓝七一想：我家就该一个老婆，该一个小孩，也有娘啊老子，我家也有六个哥哥，家里么又穷，反正早晚就一死，格弄到一笔银子死么，我也对得起我家老婆，也对得起我家儿子。肇满口就答应了这桩事情。格天子审呢，是半夜过后才审，而且王炳吩咐，两班衙役撑了离假郭槐远点。本来公堂灯光通明，灯火辉煌格，他换了几盏暗灯笼，看不大清爽。但不过他家府门口，灯光照耀，如同白昼。包大人心里也想：我打发王炳，叫他审理此事，我担保他格，假使出得差错，我怎得过身，况且昨日夜里，我又看见小太监到他家去行贿。他就换起青衣小帽和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四个人，就蹲王炳家四转看好了，望好了。格天子转到半夜过后，望见杠灯光通明，跑到门口：“门官啊。”“包大人，你怎干夜格？”“今朝你家这灯干亮，你家来下做底高呢？”“我家老人来下夜审郭槐狸猫换太子格事情。”包大人一听，心上就打稿哇，他说明朝日里才审，怎腾腾空今朝夜里就审格，我也进去看看么。“慢，包大人，你不是等闲之辈，

你蹲我家堂府门口头等一等，我告诉我家大人好知闻。”

“门官，不必通报，我交你家大人年兄相称，合得再知已没得，不要打扰他审理狸猫换太子之事，我进去就是了。”门官就不曾对里间报，他们五个人倒进去了格。才间就说格，公堂灯光暗暗格，看不大清爽，他们五个人进去么。不是撑在一处格，分两处堂子撑格，也有撑左面，也有撑公堂右面。张龙赵虎么就靠近包公，撑到离公案不远格堂子，就来杠听。看见王炳端坐公堂，拍动惊堂木，高喊一声：“升堂”。两边衙役呐喊助威：“威武”。“在下跪的是不是郭槐狗贼嘎？”格个人实际上不做声，蓝七不做声啊，总是台子底落，桌围肚里格郭槐来下说。“王炳王炳，我正是郭槐。”“大胆郭槐，你十八年之前，用狸猫换去幼主，你想谋害幼主太子，你该当何罪？”格郭槐来台肚里就叫起来格：“大人啊，

总说世上没得冤枉事，我这件格冤枉海能深。”

“大胆郭槐，此乃刑部大堂，没有哪一个犯人到我公堂上不招的。你要晓得，王子犯法也与庶民同罪，虽然刘后娘娘帮你做后台靠梆，难道我就不敢审理于你啊？今朝不招，夹棍

侍候。”“是。”“弄夹棍去夹。”实际上夹的是蓝七，冒牌货哇，一夹么，人吃不消。这个蓝七，熬劲头子也是丧呱，哪怕痛了死去活来，他总不作声，但不过台子底落来下叫了：“阿咿喂，人总痛杀得格。”“痛，你招哇。”“阿咿嘎，我冤枉格，我没得底高招。”包大人交张龙、赵虎来这间，王朝、马汉来过间，听了清清爽爽格，这个声音怎干近格？歇了蛮多时，包公察觉到不对劲啊，这个叫痛格人、叫冤枉格人好像就来堂眼下么。

王炳又问：“郭槐，究竟你招与不招哇？”郭槐骂声：“王炳狗贼，

今朝你就弄夹棍拿我夹死来公堂上，要我招供万不能。”

包公越听越清楚了格，真正控制不住了格，跑到王炳身边，一把背住王炳格领宗，拗起一个耳光子。格一个耳光子少说点不轻，一百三四十斤，拿王炳嘴总打歪了格。王炳一望是包大人，“包大人，你打我做底高？”“你格狗贼格，你交我合得知己，也做出这种事情来啊？”“包大人啊，我做底高事情不好？”“做底高事情不好，你不晓得？”桌围对上间一掀，就拿郭槐走台底落拖出来格，“王炳，你望啊，你就做这个事情啊。”

王炳听到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“王炳王炳啊，我看中了你是一个大忠臣，所以才保举推荐你来审理这桩重大案件，你果配做出这种事情来啊？这桩事情不要你审了，我拿这个狗贼郭槐明朝带上金殿，今夜暂且带上我的朝房，关押起来。”包公又拿这个蓝七背起来，“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叫蓝七。”“你为底高来堂块格？”“他们买我来格，说我家家里全部事情总是他们承包下来格。”“你犯了底高罪呢？”“我犯抢劫罪，判个杀头之罪。”“蓝七蓝七，你冒名顶替，罪加一等。”随手拿他仍然打进刑部天牢，关押起来。格王炳怎弄？包公也不交他肯歇，也拿他带到自己的朝房。郭槐关一处，王炳关一处，小太监王恩关一处。明朝过来早起五鼓三点，仁宗皇帝坐殿，钟鼓齐鸣，文武百官都来朝驾。包大人来到午朝门里间，庞洪也到了格，总去见驾格。庞洪就问：“包大人，你今朝怎干早格？”“庞大人，你望望看，这两个人你果认得嘎？”一望，“王年兄王炳，格我怎不认得？”“这个呢？”庞洪尿总吓得窜裤裆里，朝郭槐一看，“阿咿嘎，是老千岁啊！”包公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：“庞洪庞洪，这狗贼做出这种伤天害理格事情来，你也阿谀奉承，说出拍马屁格话来。千岁，他底高千岁啊？”庞洪挨他一骂，想想霉上几夏，不做声了格。包大人来到金殿上，奏于万岁得知闻：“万岁，微臣前来请罪。”“包爱卿啊，你有底高罪？”“阿咿嘎，我担保王炳审狸猫换太子之事格。”“审了怎呢格？”“万岁，我说把你听听看，这个王炳承认今朝日里才审格，昨日坐夜就审，我来外间查夜格，听见说他家来下审这个事情，我交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进去听格，哪晓他抽龙换凤、移花接木、接李代桃，到天牢买嘱蓝七代替，弄蓝七受刑，郭槐躲了公案底落。”万岁一听，龙颜大怒：“王炳王炳你得了，你来金殿上孤家怎呢对你说格，审清狸猫换去幼主之事，孤家拿你官上加职。如有半点讹误，拿你满门抄斩，决不容情。孤家不是不曾说清爽了嘎，你既然听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知法犯法，孤家哪肯容情于你。殿官听令，不能耽搁，拿王炳拖到午朝门外，顿响三炮，脱拉他蟒袍，探下他官帽，

拿王炳名下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腰分两段不要容情。”

万岁开口，殿官动手，拿王炳对午朝门外曹市口就推。王炳心上一想：我做官一落里清如水，明如镜，不是我家夫人马氏，我怎得到曹市口过刀问斩啊，罢了罢了，不如我带她一同而走啊，“万岁啊，

你高抬贵手饶饶我，饶恕我一条命残生。”

“饶你狗贼嘎，你身为刑部大堂，你可配做出如此事情来啊？”“万岁，不能怪我。”“不怪你怪哪个？”“我家夫人马氏，听见说我审这个事情，她极为反对，如果不依她，她要寻死作活。”万岁随手吩咐殿官，就拿马氏带到金殿上来。万岁就说：“马氏马氏啊，有沈国清要

坑害国家忠良，尹氏贞娘干格为国家出力，要叫丈夫改邪归正，为国家出力，你不但不帮助丈夫，相反劝他走上邪路，置他于死地。你交贞娘尹氏比起来，乃天涯之差。”“万岁啊，你不要信我家这狗头胡头乱说嘎，我一个女流之辈，他是一家之主，当来他说得算啊，他肇要死了哇，就拿事情推我身上来格。万岁啊，这个不关我格事，总怪我家丈夫一个人。”肇夫妻两个蹲杠你说我，我说你。万岁龙师火帝，吩咐殿官，拿马氏也拖到午朝门外曹市口去，不分细啊大，一刀砍一个。

夫妻两个丧残生，魂灵上了枉死城。

肇这两个人死啦得格。万岁就问：“众位爱卿，现在哪一位卿家，替我孤家担忧，审理狸猫换主之事啊？”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官不做声。“包爱卿，你做官清正，现在你看，哪个审理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比较妥当？”包公横想竖想：知已格人么，没得这个能力，杠块么听老婆格话，造成这个后果，现在也挨杀头。肇担保哪个去，假使再审不清爽，我包公也不得过身。包公正想之时，万岁就说格：“包爱卿包爱卿，这个事情虽然是你来陈桥晓得格，又没得哪旁人再审此案，孤家赐你圣旨一道，不能耽搁，还是由你亲自来审理此案。”“万岁，微臣不能担当此重任。”“为底高？”“牵涉到很多很多格人，我得罪不起啊。”“爱卿，我孤家也晓得你遇事能明察秋毫，秉公而断，从今日开始，为了审理狸猫换太子之事，只要来我大邦中原之内，不问你调到哪一个，随调随到。你就是要召我孤家，我也随时到达。”万岁说得这话么，包公心上欢喜格，原要召到刘太后，要召到狄太后，“你拿主把我做么，我就来帮你审理。”格天子万岁发下旨意，肇就拿这个郭槐把包公审理。包公就说格：“郭槐郭槐，我堂审案不像刑部大堂，你只要拿十八年之前这桩事情说得清清楚楚，我可以从轻发落，如有半点含糊，我不肯容情于你。”郭槐狗贼咬口紧了，上来拼命叫冤枉。包公用夹棍侍候，他仍然不招。包公就告诉他真心话：“郭槐郭槐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，现在这桩事情可以说已是真相大白得格。两天之前，我来外间夜巡，有刘太后打发小太监王恩，到王炳家去行贿，你说果有哪一个太后到刑部大堂家去行贿，分明狸猫换主这桩事情，确确实实是有格。所以你从实招来么，可以对你从轻发落。”“包拯包拯，我做总管格辰光，你还不曾做官，你有底高资格有底高能力来审我哇？虽然领了皇命圣旨，我来宫内执掌后宫格辰光，万岁也是小小胎儿咧，你说我狸猫换主，帮刘后做主格，帮她出谋划策格，你有底高证据？”“没有证据啊。你今朝不招，看我包拯今朝可有办法对你？”格狗贼咬口也就紧咧，他就是不招。上来上老虎凳，一头铁索扣，一头麻绳收，他还是不招。然后上脑箍，脑油对外冒，脑箍箍他格骷髅头，血走四转哒啦哒啦对下流。就包公自己看看总心软，为底高？郭槐八十四岁了哇，“郭槐，你究竟招与不招哇？”“包拯啊，你要我招是比登天还难，除拉我上阎王家去死啦得，到森罗殿上阎王门口看我可招，作兴我到格个辰光才招，来阳日三间你不要想我招格。”

包公闻听这一声，果要气死又还魂。

包公心上就想：我断过干多冤案、难案、奇案，不曾像照今朝干辣手格。这狗贼咬口干紧不肯招哇，还说到阎王门口到森罗殿才招，我不如如此如此设计设计。拿郭槐暂且收监，然后来到金殿，撞钟击鼓启奏圣上，拿审郭槐格事情，告诉了万岁。“要得拿这桩事情审理清楚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不能把后宫刘氏晓得，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你扮做阎罗王，扮做阎君，我打发排军扮作夜叉小鬼，拿御花园打扮得就像森罗殿阎王殿没得二样。我要阴审郭槐，这个事情可以审得出来。”万岁一冲之心，要见到生身母后，就听了包大人格话。格天子外间是皓月当空，如同白昼，又是亮星。包公没得办法，焚香掌烛，祷告苍天：“苍天在上，玉帝有灵，有真命天子要认到生身母后，只因为郭槐狗贼抵死不招，他要到阴曹地府森罗宝殿，才肯承认狸猫换太子之事，所以今天要请上苍庇佑，赶紧要月色朦胧，要狂风大作，

蒙骗郭槐，招出十八年之前狸猫换太子之事。”说人只要有诚心，佛就有感应，确实不假。才间明星亮月，腾腾空就狂风大作，“呼”，月色朦胧，就没得早先干亮，拿御花园里格竹子、树、花啊吹了咭咧嘎啦响。肇杠块扮作无常鬼，有白无常鬼，有黑无常鬼，舌头总伸到腰眼间。拿郭槐拖得来了格，后间无常鬼就说：“走哇，郭槐郭槐啊，你来阳日三间做了许多恶事，今朝到我阴曹地府从实招来，可以饶你刑罚。”

郭槐闻听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肇望望前间阴气腾腾，啊呀，看看竟嚇怕了。

城头上，有鬼火，忽明忽暗，
城底落，有鬼哭，千万条声。
高子鬼，跑出来，长拖抹样，
矮子鬼，跑出来，矮里婆娑。
瘦子鬼，跑出来，伸头颤颈，
胖子鬼，跑出来，哼里哼墩。
毒药鬼，跑出来，七孔流血，
淹死鬼，爬河坎，寻找替身。

看见阴气森森、阴气腾腾。郭槐也怕呱，将身跪了森罗殿。阎罗天子口内称：“郭槐郭槐，你来阳日三间谋害幼主，狸猫换去太子，你从实招来，免你刑罚。”格些鬼使扮成青面獠牙，个个杀气腾腾，拿他对阎罗天子门口一揪，说格：“你招哇。”郭槐一想，不好了呱，我人来刑部天牢，现在真魂到了阴司地府来了格，罢了罢了，不如我就招么。他肇拿十八年之前，李氏正宫生格太子，刘氏生格公主，万岁出去打仗不来家，刘氏起了妒忌之心，刘氏交他设计，坑害李氏正宫，夜烧朝阳宫，又叫寇宫女拿小太子投入金水池好淹杀得，一情二节，从前到后，从实招出来了格。

万岁上上下下听完成，龙目流泪苦伤心。

包公吩咐，扮格鬼使格太监，赶紧现出原来的面目，拿脸上总洗啦得，拿无常鬼格舌头去啦得，格含了嘴里拖到腰眼里的东西，当真是舌头？不是得格。假格，是吓郭槐格。干干回到本来的腔调，格么郭槐格口供挨录下来格。郭槐万万不晓得这包黑炭有干鲜翻法子，假设格阴曹地府。随手事情一完毕，格也奇怪，腾腾空格亮月就像日里格太阳干亮，可以说是如同白昼。“郭槐，你肇有底高话好说嘎？”郭槐晓得上了他格当了，肇望望前间，坐了格高头格——

不是张三其别个，还是万岁有道君。

“万岁啊，千怪我来万怪我，都怪我郭槐一个人。万岁啊，
你今朝高抬贵手饶恕我，黄土盖面不忘恩。”

“郭槐郭槐啊，你原来是抵死不招，到阴曹地府你才肯招，今朝包爱卿假设阴曹地府，你说出了十八年之前，狸猫换太子之事，你要谋害幼主，灭大宋后代，你罪大恶极。”“万岁啊，总怪我不是。”“怪你不是就拉倒了格，不是八贤王千岁贺生日，陈琳去剪花，倒哪里救到我性命？只有寇宫女忠心耿耿，自己投金水池而死，才保到我一条性命。郭槐郭槐，我看你安乐宫福也享够了格。”不能耽搁，仍然拿他关押起来，肇又拿他打入刑部天牢。到了第二天早朝，包公来到金殿：“万岁啊，这个案子也不必再审了格。一，郭槐已经承认；二，刘太后行贿于王炳，肯定狸猫换主是真实格。”庞洪奸党就说格：“万岁啊，包大人拌命说刘太后行贿于王炳，有底高证据来哪里？”包公倒来起火来格：“庞洪庞洪，你为底高帮奸贼说话？没有证据，老夫也不敢说她行贿于下臣官。”肇走自己家里，拿小太监王恩提出来，拿他带上金殿。肇证据确实，庞洪也没得话说。万岁也晓得确实，刘后交郭槐是设计格，两人是一

丘之貉。圣天子一想：这个狗贼，坏事做绝，等我前往陈桥，拿母后接得打转，到格个辰光，拿你狗贼丧残生，好帮我家母后把冤伸。

格天子万岁不肯耽搁，带领包大人，带了庞洪，带了一百文官、一百武官，全副銮驾出京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陈桥镇到面前呈。

万岁发下旨意，不准惊动地方上官员和良民百姓。等万岁到了陈桥，包大人才通知当地官员。肇一班人家总张灯结彩，泼水净街，烧香磕头，恭候万岁。不曾歇，来到破窑之前，包大人赶紧先来到破窑，跑到杠四转察看，当地官员不敢怠慢，为了保住这破窑原来的腔调，来四转起了很多很多的房子，装饰得已经蛮好看。包大人赶紧捧出朝服、官帽、凤冠霞帔要把太后穿戴起来，并说万岁马上就到堂块。太后她死也不肯。她为底高不肯？李娘娘心上想：我来堂受罪受到今朝，我家皇儿作为一国之主，贵为九五之尊，我要等他来望望，我母后来堂过格底高日子，穿格是底高衣服？所以她不肯换起来。包公急得没得办法：“太后啊，你这个腔调衣衫褴褛，没处见万岁，你还是换起来为好。”“包爱卿啊，我一定要见到我格皇儿才能换上这个衣服。”她就是不肯换。正在此时，外面热热闹闹，鸣锣开道，说万岁已到。包大人也赶紧出来，拿万岁接到破窑，拿红毡铺起来，像照干咱叫红地毯。万岁跑到前间一望，这个乞婆子，讨饭子模样没得二样，衣衫褴褛，双目失明，又看不见。万岁亲自跪在她面前，包大人也跪下来格，随从的官员统统都下跪。包大人说：“太后，现在万岁已到，就来你的面前。”李娘娘双目流泪，两个手只是来杠摸，“皇儿在哪里？皇儿你在哪里啊？”

万岁闻听到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“母后啊，我来堂块啊。母后啊，

我也不是张三与别个，我是你皇儿到来临。

母后在上，受皇儿一拜。”格瞎子拚命用手蹲杠摸，又看不见。包大人就说：“太后，万岁就来你面前，你赶紧拿衣服换起来。”“不着躁，包爱卿，不要着躁哇。皇儿啊，你来京都皇城享福，不晓得母后来破窑受罪，是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啊。”万岁心如刀绞：“母后，我有天大的罪过，贵为一国之主，母后流落破窑，我居然不知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哇，不如我撞头自尽算了。”嘴说这话，腰巴子一躬，头对墙高头直冲，包大人交文武百官赶紧背住得。“皇儿，你过咱在乳哺之年，你也不晓得母后到这种地步，真正说来母后也不怪你。”“母后啊，你受了十八年罪，走今朝开始，你跟我进京去安享晚年。”“皇儿啊，我只要能够拿冤枉事情澄清，我也不宰据去享福，我蹲堂受罪也受惯了格。再说我这眼睛又看不见，双眸不通，上皇城反而人家要嗤笑，现在刘氏是你格嫡母后，如果我瞎头闭眼上皇城去，等她更加要笑我，所以我还是不去为好哇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更加啼哭泪纷纷。

万岁双膝俱跪，双目流泪，祷告苍天：“苍天在上，玉帝有灵，我孤皇来乳哺之年，母后就逃到皇城之外陈桥镇破窑安身，因为朝夜思念，现在双目失明，十八年灾星已满，接她皇城纳福，她说双目失明，上皇城人家要嗤笑于她，如果上界有慈悲之心，等我家母后能够双目复明，陈州这块地方钱粮国课，免去十载不收，而且我大赦天下，

监牢罪犯赦三等，钱粮国课减三分。”

然后万岁跑到李娘娘面前，双手拿母后捧住得，帮她舔眼睛，弄舌头舔呱。因为他是上界真命天子下凡，一祷告，又亲自帮她舔眼睛，

连舔是舔不非轻，拿眼睛舔了碧波清。

眼睛舔了清又清，茅草窠里看见拾引芯。

李娘娘看见自己皇儿和文武百官都在破窑里间交外间，心上欢喜了。“母后啊，你现在

已经双目复明，肇好跟我进京咧。”包大人也说：“太后，你赶紧拿衣服换好，凤冠霞帔戴好，跟我们上京都皇城纳福去。”李娘娘背背郭海寿：“儿啊，这个就是当今万岁，他是我亲生格，你是我带大了格，你交他不是旁的关系，你交他是弟兄相称，皇兄御弟称呼。皇儿，母后没有这个郭海寿孝子，也没有性命到今朝，也要带他上皇城享福。”仁宗皇帝来过咱辰光，可以说是情不自禁，跑到前间对郭海寿面前一跪，赶紧就要磕头。包大人等人赶紧背住得，“万岁啊，他是个布衣草民，怎背得起你拜。”“御弟在上，应该受我一拜。”郭海寿这个种田郎他又不懂底高，吓得对后退。李太后说：“儿啊，你不必害怕，你肇跟我上京都皇城享福去。”“母亲啊，我不去，我住这个破窑里倒蛮静办格，倒蛮好格，我不上皇城去。”万岁也说：“御弟，你与我母后一十八载，相依为命，你现在也要跟我进京。”他不肯去么，李太后就说格：“万岁开口，你不能等他现丑，如果逆旨，就犯了杀头之罪。”

郭海寿听到这一声，只好跟随上皇城。

我们不提大家路上走，再提刘氏黑心人。

格天子西宫刘氏一想：如果等到李太后一还朝，我有底高脸面见她。肇趁他们不曾家来之前，就拿宫门紧闭，撑到台子上间去，高头再摆起凳来，弄七尺白绫系在高头桁条上间，做起相思扣、牛吃籀活络结来，狠狠心肠，头朝圈子里一攻，脚底落拿凳子一踢“碰嗵”。

一命呜呼丧残生，魂灵上了枉死城。

刘太后吊死宫门里，最后不曾有好收成。

刘氏吊杀得格，格一班宫娥彩女可要报咯，就赶紧报于庞赛花西宫娘娘晓得，说：“不得了了格，现在有刘太后悬梁高吊吊杀得格。”庞赛花是仁宗皇帝最要好格妃子美人，庞赛花就说格：“她是我的长辈，可以是我的婆婆，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干大格主啊，只有等万岁回朝转，等万岁再作定夺，因为她罪孽深重。”

单讲到万岁回到京都皇城，拿三百文官、二百武官、九卿四相、八大朝臣、穿宫太监、六部官员、宫娥彩女、值殿将军统统召到金殿之上：“众位爱卿，孤家有天大的罪过，身为九五之尊，母亲流落破窑受罪，今日已经拿她接回朝中享福，从今向后，我孤家要时时刻刻照应母后，要孝养我的母后晚年。”

文武百官一个一个跪了金殿上，万岁喊了不绝声。

有南清宫狄太后，听见说李太后已经家来格，赶紧乘了凤辇，也来到金殿，仁宗皇帝亲自步下龙廷，御手相搀，御口相称：“母后在上，受我皇儿一拜。”“阿咿嘎，万岁啊，我是来请罪呱。”“母后啊，你有底高罪？”随手又见过李后娘娘，老姊妹两个讲讲，是老泪纵横。狄太后说：“万岁，当年我拿你太子千岁当作自己儿子，你说我果有天大的罪过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“母后啊，十八年之前，

不是你母后收留了我，我哪有性命到如今。”

“万岁，就我不收留你，也作兴吉人自有天相，有旁人收留你，反正我现在是来请罪格。”“母后，我皇儿统统赦你无罪。”才来杠说这话，庞赛花来到金殿：“万岁，臣妾有本奏来。”“美人，你不在西宫，你到金殿有何事情？”“万岁，刘太后已经悬梁高吊而亡。”“啊，为底高早不奏于我孤家？”“因为李太后婆婆才到京都皇城来，恐怕扫了你万岁的兴，所以不曾告诉你。”李太后心上也想：刘氏刘氏啊，你作恶多端，无脸见我，你就悬梁高吊而亡，实际上你不吊死了，我也不计较你，我们总干大年纪喽。可以说李后娘娘是心襟宽阔，不计较刘氏往常对她怎呢怎呢，哪晓她自己不好意思啊，倒吊死得格。李太后就说呱：“皇儿，她乃先皇的西宫，最宠爱的美人，应该买上等大大沙枋棺木一口，拿她收尸入殓，拿她葬于王陵

之内。”“母后啊，像照这种人也配有好好棺木，也拿她葬于王陵之内？这人心狠手辣，要灭自己子孙，要断大宋万里江山，这人没得棺木把她收尸入殓，最好拿她抛尸露骨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”肇有李太后和狄太后总帮说好话了，肇就弄一口薄皮子材。作孽格，不曾葬王陵之内。这个刘后不曾有资格葬到格堂子，葬了旁半间格。书高头介绍说，像照平常死了一个老百姓一样格，交没得官职格人一样格，虽然是先皇的西宫，也不曾开吊，就能呢，一收尸入殓，弄口薄皮子材，就去窖啦得了。万岁就想：狄太后虽有罪，我是她抚养长大了格，也有三年乳哺之恩，我也吃她格乳，回头才长大成人，“母后啊，我一定赦你无罪，和我的母后一齐安享晚年。”李太后娘娘就说：“皇儿啊，

你我没有宫女寇承御，也没有我们母子大团圆。

如果当时寇承御拿你抱去就撂了金水池里，你也淹杀得格，也不能传接大宋万里江山；我没得她通知，没得她盗了金牌把我，我也溜不出来，也只好来朝阳宫火坑里面身丧其命，赶紧要追封于她。”圣天子龙颜大悦，追封寇宫女为天妃淑德元母娘娘。也有文武百官就说：“万岁，现在狸猫换太子真相大白，刘氏畏罪自杀，也死啦得格，只有郭槐狗贼帮出谋献策，现在关了刑部天牢，也应该拿他身丧其命。”万岁怎呢判他格？判他犯凌迟碎剐之罪。包大人就说格：“万岁万岁啊，要杀这个郭槐狗贼，叫哪个去监斩最适合？只有老千岁陈琳。他保护幼主，能够让你今朝登九五之尊，而郭槐要谋害幼主，一正一反，忠奸两臣。现在陈琳已九十开外，可以说童颜鹤发，面如古月，五绺长须，飘洒胸前，现在来南清宫纳福，不如拿他召得来，亲自监斩郭槐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陈琳听见一召，格天子对法场上跑起来蛮哨，领了圣旨么，来杠监斩。肇拿郭槐走刑部天牢也提出来格。这个人凌迟碎剐怎呢割相格？先拿他两只手做两趟割啦得，然后拿他两只脚做两趟割啦得。再怎弄？一个木桶像照干咱叫水桶、提桶摆了杠格，肚里有水来下格，拿他格头再割下来，再拿刀走前心戳到后背，就慢慢割，慢慢一块一块割，慢慢一块一块割啦得格，叫凌迟碎剐之罪。格陈琳就坐了他面前，心上就想：今朝万岁为底高叫我来监斩，我就因为保护了幼主太子，你郭槐要谋害幼主太子，我们是忠奸对立。现在我们面对面，你郭槐丧尽天良，今朝得到报应。我陈琳保护了幼主，现在是身体健康，不讲说长命百岁么，我也已九十开外，可以安度晚年，“哈哈哈哈”。他就大笑一声，到底是上了年纪格人啊，上气接不到下气，拿起来一笑哇，头朝杠一折，腾腾空就点气总没得。赶紧就报，报于包大人知道：“包大人啊，不，不好了格，才间老千岁陈琳一笑，眼睛一闭，像照没得气了格。”包大人赶紧几个哨步跑到前间：“老千岁，老千岁啊，老千岁。”

高喊三声千岁不答应，低喊三声千岁不做声。

包大人赶紧揪虎跳，对金殿上报，奏于万岁知道。万岁就说呱：“包爱卿啊，孤家赶紧打发穿宫太监，拿三生法宝拿出来，拿陈琳好救了还阳打转。”哪晓得年纪已经到了格，阳寿满足，阎王家应该要捉，应派等他魂归地府，三生法宝没得用，不曾救得活陈琳。万岁就想：没得陈琳，到哪里有我赵祯，到哪里有我仁宗皇帝啊，这个人救了我的性命，我做到九五之尊，使我铭心肺腑，终身难忘，我要追封他为国公之职咧。圣天子看看他作孽格，随手追封陈琳为忠孝公之职格，而且和寇宫女一样格，帮他起庙宇，初一月半文武百官要去供奉，每年享受两季香火。要敬重于他。两个人救了幼主，都有好处。一个封了天妃淑德元母娘娘，一个封为忠孝公，很可惜这两个人总是追封格，不曾享受到万岁底高好处，因为不曾有寿命。

我们单讲到这个郭海寿，格天子看见郭槐凌迟碎剐，看见陈琳一笑而死，心上就想：这个皇城不是我蹲格堂子，我还是住我格破窑，倒是好格。格天子交李娘娘一讲，得到李娘娘

的同意,得到万岁恩准。万岁就说:“御弟,你孝养了我母后一十八载,我也不亏待于你。

御弟前来听封赠,安乐王之职你当身。

从今向后,你就蹲陈桥纳福,孤家马上发饷银帮你上陈桥镇起造安乐王王府来。”有文官料理,武官督工,安乐王府起好之后,有李后娘娘、狄太后娘娘和当今万岁都亲自到杠去恭贺了。

陈桥有个老宰相名叫王增,他家有个孙女儿叫王美珠。老太师一想:我家孙女儿倒也有十九岁,不曾有门当户对,不如拿她终身就许配把安乐王倒也是好格,他靠榔干大,万岁交他皇兄御弟相称,有李太后交他母子称呼。格请哪个出来为媒咧,请旁人没得用,只有上京都皇城,去请包大人从中作媒,等他们好成婚匹配。包大人奏于万岁,万岁龙颜大悦,交两位母后娘娘一讲,看了黄道吉日,等他们两人配为婚。到结婚格天子,当今万岁、狄太后、李太后,天波杨府余太君都去恭贺。家里焚起广南真香,掌起通宵蜡烛,设供了天地纸马。

夫妻拜和合,五子便登科。

长命百岁寿,千载万年和。

夫妻两个拜过堂,兰闺香房去安身。

小姐沿小来家读得女儿经,三从四德记在心。

一夜夫妻如山重,两夜夫妻海能深。

三朝分格大和小,君是君来臣是臣。

众位,郭海寿沿小就行孝,孝顺李太后,当做生身母亲。虽然他不晓得不是生身母亲,但是他对这个母亲相当孝顺,等到母亲双目失明格辰光,自己出去沿街要饭。要到好格家来把李太后吃,要到丑格自己吃。要不到好格,只要到丑格把母亲吃,自己就不吃。要到两个钱开始做生意卖菜,也要拿母亲养活得有条性命。就是说两个人相依为命,做了天大的好事,落么么做到一个安乐王,而且宰相家孙女儿,终身许配了把他,有一个好报应。郭槐交刘后刘氏,两个人设计要害啦幼主,拿自己格公主情丧总掐杀得,落么么事情真相大白,不曾有好处,刘氏自己吊杀得,郭槐犯凌迟碎剐之罪。陈琳保护了幼主,去监斩,落么么一笑而终。这部忠孝宝卷,就叫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如果不报,证明时间不曾到哇。

善恶到头终有报,只是来早与来迟。

众位,这部忠孝宝卷《狸猫换太子》。我们讲到现在,只好说有个粗枝大略,也算有头有尾,有始有终。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,拜送落难星宿上九霄。

圆满司菩萨摩诃萨,大众和佛有功劳。

刘正坤 讲录
姚富培 整理